

经脉俞穴新考正

王 樟 连 编校

內 容 提 要

《经脉俞穴新考正》是张山雷先生研究针灸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上、下二卷,记载十四经穴三百六十余。书中对十二正经及奇经八脉的经脉循行、俞穴定位等都有所考正。他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提出了经脉与血管相联系的看法,深为后世医家所赞赏,影响较大。对《灵枢》、《素问》、《脉经》、《太素》等古代医籍中有关经穴内容进行了比较和研讨,去伪存真,详加释义。本书立论新颖,颇多创见,特别是结合了近代医学有关解剖知识,对针灸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这次编校,以张氏丛刊(1927年兰溪福华石印所印行)本为底本,以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未标出版年月)为校本。

目 录

自序·····	599
卷上	
肺手太阴经脉循行经文·····	607
肺手太阴经脉循行歌·····	607
肺手太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608
肺手太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608
大肠手阳明经脉循行经文·····	609
大肠手阳明经脉循行歌·····	609
大肠手阳明经脉俞穴分寸歌·····	610
大肠手阳明经脉俞穴分寸考·····	610
胃足阳明经脉循行经文·····	611
胃足阳明经脉循行歌·····	612
胃足阳明经脉俞穴分寸歌·····	613
胃足阳明经脉俞穴分寸考·····	614
脾足太阴经脉循行经文·····	615
脾足太阴经脉循行歌·····	616
脾足太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616
脾足太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617
心手少阴经脉循行经文·····	618
心手少阴经脉循行歌·····	618
心手少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619
心手少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619
小肠手太阳经脉循行经文·····	619
小肠手太阳经脉循行歌·····	620
小肠手太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621
小肠手太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621
膀胱足太阳经脉循行经文·····	622
膀胱足太阳经脉循行歌·····	623
膀胱足太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623
膀胱足太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624
肾足少阴经脉循行经文·····	629
肾足少阴经脉循行歌·····	629
肾足少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630
肾足少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630

卷下

心主手厥阴经脉循行经文·····	632
心包手厥阴经脉循行歌·····	634
心主手厥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634
心主手厥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634
三焦手少阳经脉循行经文·····	635
三焦手少阳经脉循行歌·····	636
三焦手少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636
三焦手少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637
胆足少阳经脉循行经文·····	638
胆足少阳经脉循行歌·····	639
胆足少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640
胆足少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641
肝足厥阴经脉循行经文·····	642
肝足厥阴经脉循行歌·····	643
肝足厥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644
肝足厥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644
督脉循行经文·····	646
督脉俞穴分寸歌·····	647
督脉俞穴分寸考·····	647
任脉循行经文·····	649
任脉俞穴分寸歌·····	650
任脉俞穴分寸考·····	650
冲脉循行经文·····	652
冲脉俞穴歌·····	653
冲脉俞穴考·····	653
带脉循行经文·····	654
带脉俞穴歌·····	654
带脉俞穴考·····	654
阳亲阴亲脉循行经文·····	655
阳亲脉俞穴歌·····	657
阳亲脉俞穴考·····	657
阴亲脉俞穴歌·····	657
阳维阴维脉循行经文·····	657
阳维脉俞穴歌·····	658
阳维脉俞穴考·····	658
阴维脉俞穴歌·····	659
阴维脉俞穴考·····	659

经脉俞穴新考正自序

十二经脉,其源盖本于古之《针经九卷》。而《甲乙经》、《脉经》、《太素》、《千金》诸书,皆从之出。今本《灵枢》传世最晚,绍兴之年锦官^{〔1〕}史崧始为之序。顾近世医家者言辄谓今之《灵枢》即是古之《针经》。几若周秦旧籍,相沿未改,皆由目光太短,未尝合诸本而校核之耳。北宋仁宗,朝诸医官校定医书,独《灵枢》不在其列,是以讹误最多,触目皆是,试合《甲乙》、《脉经》、《太素》、《千金》诸书而一考其文义,则凡有异字,《灵枢》多不如各本为长。自唐人医学诸书,皆未引及《灵枢》二字,惟王注《素问》引之特多。故近人且谓《灵》之成书,即出于王氏启玄之手。然即据《素问》王注所引经脉之循行,字句又多与今之《灵枢》不合,则今本《灵枢》,且又出于王氏所见之后,此必为传写者乱之,讹舛盖已不可胜言。而俗子犹误信以为邃古真本,即是此书,何其真^{〔2〕}耶!惟是经脉十二以及奇经,实是吾国医学生理之精粹。临证时分经论治,有裨于实用者最多,断为上古所留贻,非秦汉后人所能假托,未可以其成书在后,而妄事诋议。第讹误不正,亦何足以信今而传后。爰录经文,汇参诸本,附之考正,疏其得失,兼采《甲乙》、《脉经》、《太素》、《千金》之长,以校定其讹误,必以确有所据为主,不敢徒逞意见,妄改一字。其心有所疑而无可证实者,则别存存疑,以昭其慎。若夫经脉之循行,及俞穴之分寸,初学皆难记忆。自马氏编为歌括,颇便学者。但惜其尚多诘屈^{〔3〕},不易成诵。不揣鄙陋,重编一过,惟以浅显明白,易读易解为主,庶几为初学入门之一助。顾之曰新考正,记实也。始属稿于壬寅之秋,迄今甫成定本^{〔4〕}。第用力颇勤,引证翔实,不忍弃去,录而存之,于初学治医,不无小补云尔。时惟

民国纪元十有六年岁在丁卯孟秋之月,嘉定张寿颐山雷甫

第四次重订旧稿于浙江兰溪之中医学校,时年五十有五。

【书后】中医之所谓经脉,质而言之,即是血管。其所以动而应手者,则凡是发血之管,皆与心房之鼓搏相呼应,鼓搏一动,即发血管中血液运行一步。全身发血之管,本无一处不动,特深藏在肌肉之里者,扪之不觉其搏跃,必发血之管,浅在肌腠间者,乃按之即动,显而易辨。诸经脉俞穴,多有脉动应手者,皆其发血管之浅在皮里者耳。两手腕寸关尺部,亦其一处,特是发血之管,源出于心之左下房,分枝以遍布内外,渐分渐细,至于微丝血管。而又自微丝血管,回行血液,渐渐并合,以成菹血管,总汇入肺,复归于心,是为血行之大循环。西学家言,确乎有据,则中古旧说,何谓十二脉,自为周环者,必非血液循行之真相,且即以旧说证之,十二经确是血管,而又有奇经八脉,盖非血管乎?果尔十二经自为灌注,则八脉中之血液,又何自而来,何道而去?平心论之,安能自圆其说。惟以诸经脉之循行部位,按之病情病理,合于脏腑气化,确可佐证之处,正是不鲜,则中古学说,实有不容废弃者。将不

〔1〕 锦官 城名,故址在今四川成都市南,简称锦城。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驻此,故名。

〔2〕 真(dian 颠) 颠倒错乱。《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以为晋文公之行事,为已真矣。”

〔3〕 诘屈 变曲;曲折。曹操《苦寒行》:“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4〕 顾之曰新考正……迄今甫成定本 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可泥之太过，等于胶柱耳。兹编姑仍三千年之成说，以肺手太阴始，以肝足厥阴终，虽明知十二经脉，自为衔接，于事实上诚是难凭，但既以经脉分条，正不得不作如是观，读者能于经验中切实求之，必不以鄙言为河汉^{〔1〕}。纵有醉心新学，专务时趋者，谓颐为食古不化，颐亦甘受之而不辞。

丁卯七月寿颐又识

〔1〕 河汉 比喻言论迂阔，不切实际。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唐成玄英疏：“犹如上天河汉，迢递清高，寻其源流，略无穷极也。”

卷之上

肺手太阴经脉循行经文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掖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次指内廉，出其端。

【考正】膈，今本《灵枢》、《脉经》皆作“膈”，惟《太素》八卷经脉篇多作“隔”。寿颐按《说文》无膈字，知古止作隔，《太素》是也。且今本王注《素问》（据明顾氏影宋加祐本及浙局重刊顾氏本）隔字皆无肉旁，兹据以订正。（颐又按《太素》佚，四库馆亦未尝著录，光绪丁酉桐庐袁忠节爽秋氏以杨氏守敬所得东瀛传抄之不全本，刊于芜湖道署。前年甲子，黄陂肖北丞孝廉，又以别一东瀛影抄者，详加校订，以仿宋字体精缮，两湖巡阅使肖耀南为之刊行武昌省城，此两本《太素》第八卷首页皆佚，并从《灵枢·经脉篇》补录。故袁本、肖本此节亦皆作“膈”。惟其全卷中诸隔字，袁肖两新刻本多无肉旁，知旧抄《太素》，固皆作“隔”，后凡隔字皆准此）。掖，《灵枢》作“腋”，按王注《素问》所引，皆从手旁，又肖刻《太素》亦皆作“掖”，是古之正字，兹据以订正，后凡腋字皆准此。《脉经》无“肘中”二字，寿颐按此盖《脉经》佚文，肘以上为臑，肘以下为臂，若无“肘中”二字，殊不分明。次指内廉，今本《灵枢》次上有出字，寿颐按此盖《灵》之衍文，下有出其端句，已极晓畅，若再衍一出字，则叠床架屋矣。《脉经》、《千金》皆无此出字，是也。兹据以订正。

肺手太阴经脉循行歌

手太阴经起中焦，来源直接肝经交。下络大肠联表里，还行乃与胃相遭。复上贯膈属之肺，本经本脏相维系。出之乳上三肋间，再上外行掖肉际。过掖乃循臑内廉，二阴在北太阴南。下来过肘行于臂，上骨下廉仔细探。臂内前廉脉大会，寸关尺部近手腕。既经寸口直上鱼，掌边大肉是鱼际。乃循拇指出其端，爪甲之角本经完。支脉别从腕后出，抵于次指阳明看。

【注】肺手太阴经出于中焦，乃接肝足厥阴之经脉而来。（寿颐按十二经脉，自为灌注，自为迴环一周，必非血脉管循行之真相，颐于自序之后，已有专论，但本篇不得不以十二经为次序，即不得不以肺手太阴始，肝足厥阴终。则亦不得不姑用手太阴交手阳明，手阳明交足阳明等说。否则此十二经之序次，将无理可言矣。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下行以络大肠，则大肠与肺相为表里，凡一表一里之经，必互相联络。手太阴经既络大肠，乃还而上行，循胃上膈，以属于本经之肺脏，又循肺系而出于乳上三肋间之中府、云门二穴（肺系即肺管），复向外而行掖内，循臑之内廉，以下行于手厥阴、手少阴二经之前（廉，侧旁也，南北以人立南面而言，太阴行于前，二阴在其后也）。以下肘中，循臂内，入寸口，上鱼际，皆在臂内

之前廉，又循大指内侧，直出爪甲角之少商穴，手太阴之经脉，至此而终。其支者则从腕后本经络穴列缺，以别走阳明，循次指内廉，直出指端，以交于手阳明经。

肺手太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肺手太阴十一穴，中府原从乳上出。华盖两旁六寸开，三肋之间动不辍。上行寸许到云门，巨骨穴下脉堪扪。璇玑任穴旁开六，气户旁边二寸真。从此行手取天府，掖下三寸应手处。经行厥少两阴前，臑内上廉君记取。肘上五寸是侠白，循臑下行有动脉。再行直到约纹中，筋骨罅^{〔1〕}间寻尺泽。腕上七寸有孔最，上骨下廉陷中候。去腕寸半列缺来，络别阳明此处走。经渠寸口关之前，掌后横纹会太渊。经属太阴统百脉，朝宗大会此探源。上鱼拇指节后侧，鱼际隆然肉白色。指端内侧是少商，爪甲角际韭叶识。

肺手太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中府 一名膺中俞，一名膺俞，在任脉华盖穴旁六寸，乳上三肋间陷中，动脉应手，手足太阴二脉之会。

云门 在中府直上，隔一肋骨，即手阳明经巨骨穴直下，动脉应手，亦即任脉璇玑穴旁之六寸，足阳明经气户穴旁之二寸也。日本人原子柔《经穴汇解》曰：“胸部诸穴，各在骨间，不待言分寸”。寿颐按：原氏之说甚是，胸前肋骨，其形微弯，不能平正，是以诸书于胸前各经之穴，分寸多不一致，即此理也。

天府 在掖下三寸，臑内前廉动脉中。

侠白 在肘中约纹之上五寸，臑内前廉动脉。

尺泽 一名鬼受，一名鬼堂，肘中动脉，在屈肘横纹中，两筋骨罅陷者。寿颐按：诸穴别名，各书间有不同，而字义也复不甚可解，且更多鄙俚可嗤之处，兹姑就《甲乙》、《千金》及《外台秘要》所有者，并录于此，聊备参考，而其他诸书，则不悉采。

孔最 在腕前约纹上七寸。

列缺 手太阴之络，别走阳明者也，在腕上侧去腕一寸五分。

经渠 在寸口中动脉。寿颐按：此即诊脉之寸部也。

太渊 一名鬼心，在掌后横纹头陷中动脉。

鱼际 在手大指本节后内侧白肉际。寿颐按：指之本节，盖谓指节之本，即大指之第二节，及其他四指之第三节是也。诸俞穴之言在本节前本节后者，皆当以此推之。手大指之后，大肉隆起，其形有如鱼腹，因名曰鱼，而穴在其间，即名鱼际。

少商 一名鬼信，在手大指内侧爪甲角白肉际，如韭叶。《经穴汇解》曰：去爪甲如韭叶者，其肉形如韭叶耳，非谓离去爪甲尚有韭叶许也。寿颐按：古书本谓如韭叶，原氏之说甚是。自后人加一许字，遂滋疑窦。读古人书，皆不可师心自用^{〔2〕}，妄有增减，反致大失古人

〔1〕 罅(xià 下) 瓦器的裂缝。引申为凡物的缝隙。韩愈《进学解》：“补苴罅漏”。

〔2〕 师心自用 师心，以心为师。谓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宋·陆九渊《与张辅之书》：“学者大病，在于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

真意。

大肠手阳明经脉循行经文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别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侠鼻孔。

【考正】次指之端，《甲乙经》、《脉经》，下皆有“外侧”二字。《千金》则下句作“循指外侧上廉”。寿颐按：是经起于次指端之商阳穴，在内侧，不在外侧，循指上廉，即二间、三间两穴，即上廉，其非外侧明甚，况肺手太阴经明言支者直次指内廉乎？《甲乙》、《脉经》、《千金》皆误。《太素》、《灵枢》无“外侧”二字是也，兹据以订正。上臑外前廉，《甲乙》作“上循臑外廉”。寿颐按：《太素》、《灵枢》有“前”字，其义更显。《脉经》作“循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今袁刻《太素》作“上臂肩出髃骨之^{〔1〕}前廉”，盖衍一臂字。肖刻本也无臂字。入下齿中，王注《素问·上古天真论》五七阳明脉衰节作“入下齿缝中”，《脉经》、《千金》皆同王注。寿颐按：《太素》亦作“入下齿中”，惟坊本《甲乙经》作“下入齿中”，讹是经从缺盆上颈贯颊，先入下齿，下入云还出侠口交人中，则自下而上甚明，何得谓之下入。然王注《素问·诊要经终篇》阳明终者一节，亦作下入齿中，可知其讹久矣。侠，今本《灵枢》皆作“挟”。《甲乙经》、《脉经》、《太素》皆作“侠”。寿颐按：《素问·热论篇》：阳明主肉，其脉侠鼻。又刺疟篇：挟脊，又腹中论：侠胃脘。浙局本王注《素问》全部中凡此侠字，皆从人旁，此读侠为夹。《汉书·叔孙通传》：殿下朗中侠陛，华山亭碑：吏卒侠路。皆以侠为夹之明证。而挟字则未有作夹字解者。《甲乙经》等及浙局《素问》是也，兹据以订正，后凡侠字，皆准此。上侠鼻孔，《素问·诊要经终论》阳明终者节，王注引作“上侠鼻觗”，误也。又于觗下衍“抵足阳明”四字，更不可通，宋人校正据《甲乙经》，亦谓觗作孔，无“抵足阳明”四字。

大肠手阳明经脉循行歌

大肠之部手阳明，食指端接太阴经。从指上廉出合谷，直循臂外上廉行。过肘到臑外上侧，肩中髃骨前廉得。行过肩端七骨间，脊中交会大椎节。下入缺盆络于肺，是谓表经连之里。从兹下膈属大肠，本经之府须援系。其支别自缺盆分，上颈贯颊入于唇。既抵下齿还侠口，交互人中左右伸。渐向旁行只半寸，少少斜上位亦近。本经尽此水沟边，胃足阳明来相引。

【注】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乃大指之次指，上接手太阴经之支脉，在次指内廉端者，即食指内侧爪甲角之商阳穴也。循食指上廉，上行二间、三间之穴，以出于虎口两歧骨间之合谷穴，直上循臂外上廉，抵肘外上廉横纹头之曲池穴，又直上臑外前廉，以达肩头正中之肩髃穴，乃出于髃骨前廉肩尖骨罅之巨骨穴。又自肩前直上，斜向后行，抵天柱骨下大椎节上之六阳经大会处（脊骨第一节，其椎较大，故名大椎，手足六阳经皆会于

〔1〕骨之 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此,故曰会上。今西学家谓颈椎七节,则大椎实为颈椎之第五节,详后足太阳经注及拙辑之《全体新论疏证》)。乃从大椎绕项,前至缺盆,下行入内,以络于肺,复下膈连属于本府大肠,其又一支,即从缺盆直上以行于颈,经过天鼎、扶突二穴,由下颌贯颊,以入于下齿龈中,复出环唇,上交于唇上端本经之兑端穴,又微向上,合于督脉之水沟穴,乃左右斜上,微向外行,以达禾髻、迎香二穴而终。

大肠手阳明经脉俞穴分寸歌

手阳明经属大肠,四十一穴始商阳(并左右言之,以上唇端有一单穴故也)。食指内侧爪甲角,二间、三间认指旁。上廉内侧循经过,本节前后陷中量。上入虎口探合谷,两歧骨罅相连属。腕中上侧取阳溪,试张两指陷中瞩。腕后三寸偏历来,别入太阴络穴开。复三寸兮配温溜,臂外上侧此安排。肘下四寸是下廉,上行一寸上廉兼。更去一寸手三里,肘纹头上曲池谳。肘髁肘骨外廉逢,曲池微后陷者中。上寻五里离三寸,再行四寸臂臑从。复上三寸肩之髃,肩头正中举臂虚。巨骨肩尖两骨罅,会于阳谿此相须。循肩到颈问天鼎,缺盆之间胃经并。气舍两旁寸半开,侠任天突三寸认。直行上颈有扶突,颊下一寸脉所发。人迎大脉寸五旁,中距结喉三寸达。上过颌骨入下齿,环口互交上唇次。唇尖单穴兑端来,复会人中督脉是。禾髻近侠水沟旁,鼻孔双双正对当。斜上外行侠鼻孔,本经尽处抵迎香。

大肠手阳明经脉俞穴分寸考

商阳 一名绝阳。在食指内侧端爪甲角。

二间 一名间谷。在食指本节之前内侧陷者中。寿颐按:内侧一作上廉,其义一也。

三间 一名少谷。在食指本节之后内侧陷者中。

合谷 一名虎口。在手大指歧骨罅间陷中。

阳溪 一名中魁。在腕中上侧两筋间陷者中,张大指次指取之。

偏历 手阳明之络,别入太阴者也。在腕后三寸上侧。

温溜 一名逆注。手阳明郄,在腕后六寸上廉。

下廉 在曲池下四寸臂上廉。《医宗金鑑》云在温溜穴上二寸五分。

上廉 在曲池下三寸臂上廉。

三里 在曲池下二寸臂上廉。按之肉起,兑肉之端。寿颐按:是穴古止名三里,后人亦作手三里,所以别于足之亦有三里穴也。

曲池 一名阳泽。以手拱胸,在肘上廉横纹头是其穴。

肘髁^{〔1〕} 《外科枢要》谓之肘尖,在曲池外旁,肘尖骨前廉陷中。寿颐按:俞穴之“髁”字,《甲乙经》皆作“竅”。《外台》皆作“臑”。

五里 《灵枢》作尺之五里,在肘上三寸前廉大筋中。

臂臑 在五里上四寸,臑肉端肩髃下三寸,两骨罅陷中。乃手阳明手足太阳阳维之会。

肩髃 一名中肩井,一名扁骨,一名肩尖。在尖端上两骨罅陷处,举臂有空。乃手阳明

〔1〕 髁 原作“髁”,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少阳阳骄之会。

巨骨 在肩尖端上行两叉骨间陷中，乃手阳明阳骄之会。

天鼎 在颈缺盆中，与胃经之气舍穴，中行任脉之天突穴相并。去气舍两旁各寸半，去天突三寸。

扶突 一名水穴，在天鼎直上，当曲颊下一寸，颈中大筋之后，在人迎两旁，中与结喉并行，去结喉三寸。

兑端 在唇上端，大肠手阳明脉气所发。寿颐按：兑即今之锐字，是穴在上唇正中尖锐之处，故名兑端。自宋以来，《明堂》、《孔穴》诸图，及经脉、俞穴诸书，皆以兑端一穴，列于督脉经穴中。盖以十二经之俞穴，皆是左右对偶，绝无居中单穴之例，故以是穴认作督脉之穴，然《甲乙》、《外台》皆谓兑端在唇上端，手阳明脉气所发，并不言与督脉相会，则此穴乃手阳明经左右交互之处，且绝不与督脉会合，诸家列于督脉者误矣。盖督脉自人之水沟穴，以行于唇内之上齿龈缝中，是为龈交之穴。则上唇尖端，本非督脉所过，《素问·气府论》言督脉二十八穴，王启玄注遍详穴名，不数及兑端一穴可证。唐时皆不以兑端列入督脉穴中，此唐以前相承之旧，胡可数典忘祖。宋后各书无一不误，正不知是谁作俑，此必不可不改者，兹特订而正之，补入兑端于手阳明经俞穴之中，而后之督脉条中则不录此穴，所以存古人之真，见者其勿执宋元以后之书来相诘难也。

禾髻 一名颞，一名长颞。直鼻孔下，侠水沟两旁各五分。

迎香 一名冲阳，在禾髻斜上外行，鼻孔外廉，鼻下孔旁五分。乃手足阳明之会。

胃足阳明经脉循行经文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颞中，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侠口环唇，下交承浆，下络颐颌，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侠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抵伏兔，下膝，入脛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别，以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

【考正】起于鼻，交颞中，今本《灵枢》鼻下有“之”字。寿颐按：是经起于鼻孔两旁之迎香穴，上接手阳明之交，而左右上行，以交互于鼻颞之中，六字作两^{〔1〕}句读，本极明白。《甲乙经》、《脉经》、《太素》诸本，皆无此之字。王注《素问》屡次所引阳明经脉循行之文，交颞之上，亦皆无此之字，可知今本衍文，更在启玄所见之后。须知衍一“之”字，而“交颞中”三字，遂似为一部位之定名，其义乃不可通矣，兹从各本订正。旁约太阳之脉，《甲乙经》、《脉经》皆如此，惟《太素》则无此一句，今本《灵枢》约作“纳”。寿颐按：是经交于鼻颞，与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者相近，故谓之约。此必非容纳太阳之脉于阳明脉中，《灵枢》作“纳”，殊不可解。下络颐颌，诸本皆作“却循颐后下廉。”惟王注《素问·五脏生成篇》过在足太阴阳明节，引作下络颐颌。”寿颐按：上言下交承浆，下言出大迎，大迎之穴，在曲颌前廉，尚在颌骨之上，不得云颐后下廉，各本皆误，兹据王注所引订正。齐，各本皆作“脐”，惟《太素》作

〔1〕 于鼻颞之中，六字作两 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齐”。寿颐按：齐、脐古今字，许氏《说文》本作“𩇛”，从齐下肉字，经传多以齐字为之。𩇛在人体，当上下左右之中，凡经传齐字作中字解者，皆即𩇛字之假借。《尔雅·释言》：齐，中也。《书》：天齐于民。《左》文十八年传：齐圣广渊。又《尔雅》：中州曰齐州。《列子·黄帝篇》以中国为齐国。又杨朱篇：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所产育者，皆是。兹据《太素》订正。起胃下口，今《灵枢》作“起于胃口下。”王注《素问》引一作“从胃下口”；一作“起胃下口”。《脉经》亦作“起胃下口。”寿颐按：此句接上文属胃络脾一句而言，已在胃下，则作“胃下口”是也。盖指胃与小肠承接处言之。《灵枢》作“胃口下”，误。惟《太素》亦同《灵枢》，知其误已久。气街，《千金》作“气冲”。寿颐按：各书或作“气街”，或作“气冲”。盖二字之形相近，而传写有不同，致令文义两通，不可复正。以下髀，今本《灵枢》髀下有“关”字，寿颐按：此以髀髀大骨而言，古人只谓之髀，许氏《说文》所谓髀股外也者是也（今本《说文》皆作“髀股也”，佚“外”字。近见上海丁福保缩印日本翻刻高丽本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屡引《说文》，皆作“股外也”。知唐人所见许叔重书，髀训股外无疑，兹据以补“外”字）。《太素·经脉篇》作“以下髀”。王注《素问·刺热篇》亦作“以下髀”，皆无“关”字，知今本《灵枢》衍文，更在启玄所见之后。盖髀为股外之部位，髀关乃其间之一俞穴，凡经脉循行，例以部位言，不当举一俞穴之名。兹以《太素》及王注删“关”字。唯《脉经》此节亦作“以下髀关”，盖即从误本《灵枢》以加入《脉经》者，当非叔和之旧也（浙局所刻《素问》王注刺热篇此节注文，髀字讹作“脾”，正统道藏本《素问》不误）。下膝入腘中，今本《灵枢》无“入”字，《脉经》则作“下入膝腘中”，兹以《太素》。下循胫外廉。《脉经》胫作“胫”，通。《太素》无此一句，盖脱佚。寿颐按：是经行于胫骨之外廉，即三里、巨虚、条口诸穴之部。无此一句，似太脱略。下膝三寸而别，今本《灵枢》膝作“廉”。寿颐按：廉是误字，此言下膝三寸，即三里穴。《素问·针解篇》所谓三里者，下膝三寸也。经有明文，若止浑浑而曰下廉，则莫可究诂矣。且是经由上而下，循径直行，无有所谓上廉下廉者。《甲乙》、《脉经》、《太素》皆作“膝”。王注《素问》引亦作“膝”。今本《灵枢》必不可从。乃《医宗金鑑·刺灸心法》且谓下廉为下巨虚穴，则妄为附会，而三寸仍不可晓，盲人瞎马，尤其可嗤。盖当以针刺验之，三里下针，而足跗足指，无处不到，正以本经下行，由此分支，是以相应最捷，益知《甲乙》、《脉经》、《太素》皆作“下膝三寸”，确是古人真本，兹据以订正。以下入中指外间，今本《灵枢》无“以”字。寿颐按：此是别一支脉，若无“以”字，文义未足。《脉经》、《太素》皆有“以”字，兹据以订正。又按此句中指外间，各本皆同，然本经陷谷、内庭、厉兑三穴，皆在次指外侧，上云中指内间，不误。则此之中指外间，当作次指外间。《医宗金鑑》谓足阳明是足大指之次指，不是中指，必传写之讹，其说是也。

胃足阳明经脉循行歌

胃足阳明起鼻旁，大肠经络接迎香。出于目下交鼻颧，旁约膀胱足太阳^{〔1〕}。下循鼻外入上齿，却又盘旋口吻际。环唇下递交承浆，颌颌前廉大迎穴。折上旁行耳前下，复上动脉耳前屈。更升发际额颅间，胃脉上支抵此罢。一支颌前下颈侧，项间大脉人迎即。循喉直下缺盆间，内趋脾胃相联结。直行原自缺盆中（行平声），直下长趋到气冲。内络更经胃下

〔1〕 膀胱足太阳 原作“小肠手太阳”，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口,循行腹里再相逢。(此经自缺盆分支,一行于内,络脾属胃;一行于外,直抵气冲,而后内外二支,相合为一。)气冲之部内外合,循股下行膝腘接。过膝仍从外侧行,胫外前廉次第及。外踝之上复前趋,正面中行隧道纤。(行平声)复下乃循跗骨上,出之中指内廉隅。歧支别出三里下,径行次指骨外罅。(此支行足次指之外间,故以为骨之外罅)直出指前外侧端,阳明经络终输泻。别支更自跗中分,行向内侧大指循。迳达指端爪甲角,渡过脾土太阴论。(过论皆平声)

【注】胃足阳明之经,起于鼻下两旁,上接手阳明经于迎香穴,由是循鼻外下行^{〔1〕},以本经之穴,起于目下承泣,以及四白、巨髃,而交于鼻颧之中,与膀胱足太阳^{〔2〕}经脉起于目内眦之睛明穴者最近,故曰旁约太阳。乃由鼻颧以入上齿龈中,又环唇下行,交会于任之承浆穴(上下齿龈及环唇四周,为手足两阳明经之部位)。又自承浆循颌颌向后,出于曲颌前廉之大迎动脉,又微向上行,出于耳下曲颊端之颊车穴。乃循耳前上行,过本经之耳前动脉下关穴。又上过足少阳经之客主人穴(是穴一名上关),乃抵额角发际之头维穴。(是穴去中行督脉神庭穴四寸五分,足阳明经上行者,至此而止)。其支脉即从颌颌前廉之大迎,直下颈中之人迎,乃循喉咙(即食管),由缺盆内行,下过膈内属胃络脾,以联合于本经之表里脏腑。(此行于胸腹之里者,无俞穴。)其直者,即从缺盆本经之穴直下,历本经之气户、库房、屋翳、膺窗、乳中、乳根诸穴。(皆去中行任脉四寸)又斜向内,去中行任脉二寸,行本经之不容、承满、梁门、关门、太乙、滑肉门、天枢、外陵、大巨、水道、归来、气冲诸穴。(以上十二穴,皆去中行任脉二寸。)至此则行里之络脾属胃一支,即从胃之下口,直下腹里,达于气冲之部,内外二支,复合为一,乃行于股前正中,微在外廉之髀关、伏兔、阴市、梁丘四穴。乃入膝腘,行于膝下外廉膝眼之犊鼻穴。复直下行于胫骨外侧大筋内之三里、上巨虚、条口、下巨虚四穴。(上巨虚亦名巨虚上廉,下巨虚亦名巨虚下廉。)乃微向后折,过于外踝上八寸之丰隆穴,又直下过外踝,行足腕上前廉系鞋处之解溪穴。复行跗上高骨间动脉之冲阳穴,以入足中指之内间,即次指本节后歧骨外间之陷谷穴。其一支则从膝下三寸之三里穴而别,由是下行,以入大指、次指之外间内庭、厉兑二穴,足阳明经脉,至此而终。又其一支,则自跗上之冲阳穴而别,以入大指内侧之端,所以交于脾足太阴之经脉也。

胃足阳明经脉俞穴分寸歌

胃足阳明四十五,承泣目下七分数。直下三分四白联,巨髃鼻孔两旁布。地仓夹吻四分平,曲颌前廉到大迎。微折后行耳正下,颊车主动定其名。上出耳前度下关,头维发际额旁攀。中去神庭四寸五,高下原来一例看。(平声)支自大迎下循颈,人迎大脉最堪认。结喉两旁寸五开,直下水突气舍定。气舍原如天突齐,外傍手经天鼎并。舍下横开抵缺盆,项旁凹骨陷中扪。下窥气户璇玑准,去任中行四寸论。(行音杭,论平声,天突璇玑皆任脉穴,天鼎手阳明穴,气舍与天突天鼎相并,气户与璇玑平也。)直下徐行抵库房,复循屋翳启膺窗。相离寸六无盈缩,到乳中兮寸许量。乳下寸六乳根别,离中四寸直行毕。复去中行二寸开,巨阙之旁不容列。(巨阙任脉穴,是阳明穴自不容以下,直至气冲,皆去中行任脉二

〔1〕 由是循鼻外下行 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2〕 膀胱足太阳 原作“小肠手太阳”,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寸。)下当承满过梁门,关门太乙滑肉门。各行寸许天枢远,枢与齐中神阙邻。枢下五分过外陵,更五分兮大巨承。复寸水道行三寸,再到归来二寸凭。不容至此十又一,直下垂来详且悉。离任中行言者殊(行音杭),以此推之可无失。下来脉出气街中,横骨两端号气冲。腿摺鼠溪上一寸,离中二寸脉憧憧。髀关膝上尺有二,关下六寸伏兔起。下三寸来阴市中,更一寸兮梁丘递。四穴虽云正而求,股外前廉应切记。膝腘骨下如犊鼻,穴在外廉膝眼谿。鼻下二寸膝下三,胫外筋间足三里。三里行三上巨虚,下一寸兮条口俱。巨虚下廉复寸许,外廉筋骨陷中储。斜行微后到丰隆,踝骨相离八寸中。渐向前行足腕上,解溪鞋系正相逢。溪前寸半取冲阳,高骨隆然动未央。跗面后天根本处,古人握足费评章。冲前二寸到陷谷,次指节后外间属(此联属之属)。谷前二寸内庭过(平声),厉兑指端外侧独。

胃足阳明经脉俞穴分寸考

承泣 一名溪穴,亦作颞穴,一名面髆,在目下七分,直目瞳子。阳跷脉、任脉、足阳明之会。

四白 在目下一寸,亦直瞳子。

巨髆 侠鼻孔旁八分,直瞳子,阳跷脉之会。

地仓 一名胃维,亦作会维。侠口吻旁四分,有微动脉处,手足阳明、任脉、阳跷之会。

大迎 一名髓孔。在曲颌前廉,当两肩动脉。

颊车 一名机关。在耳下曲颊端陷中,开口有空。

下关 耳前动脉。

头维 在额角发际,去中行神庭四寸五分。

人迎 一名天五会。侠结喉旁之大动脉也。在颈大筋之前。

水突 一名水门。在颈大筋前,直平人迎下。

气舍 直人迎下,侠任脉天突穴,外与手阳明天鼎穴,三穴如平行线。

缺盆 一名天盖。在肩上横骨陷中。颐按:缺盆,象其骨间皮肉凹下如盆也。今俗谓之油盎骨,亦谓之锁子骨,皆以形得名也。

气户 在巨骨下,去中行璇玑四寸。

库房 在气户下一寸六分。

屋翳 在库房下一寸六分。

膺窗 在屋翳下一寸六分。

乳中 直膺窗下,当乳头之中。

乳根 在乳中直下一寸六分,即乳下第一肋间。

不容 当任脉之巨阙穴旁二寸,当肾足少阴经之幽门穴旁一寸五分。

承满 直不容下一寸。

梁门 直承满下一寸。

关门 直梁门下一寸。

太乙 直关门下一寸。

滑肉门 直太乙下一寸。

天枢 一名长溪,一名谷门,亦作毅门,直滑肉门下一寸,侠脐两旁各二寸。

外陵 直天枢下一寸。

大巨 一名掖门，掖亦作“腋”。直外陵下一寸。

水道 直大巨下三寸。

归来 直水道下二寸。

气冲 即气街。在少腹毛际横骨两端，动脉应手宛宛中，直归来穴下，鼠溪上一寸，去中行两旁各二寸。寿颐按：鼠溪一名鼠鼯，即大腿上股阴折缝间之肉核，非穴名也。

髀关 在膝上一尺二寸，伏兔肉起之后，交纹中。寿颐按：两股自膝以上正中，有大肉隆起，如兔之伏，因名伏兔。髀关之穴，在此大肉外侧，故曰伏兔之后，而下文伏兔之穴，则正当此大肉之际耳。

伏兔 在膝上六寸起肉间。

阴市 一名阴鼎，在膝上三寸，伏兔起肉之下。

梁丘 在膝上二寸。寿颐按：此上四穴，据古书似以股前正面求之，然观于犊鼻穴取膝眼外侧，则可知足阳明经，本行股外，当从股外前廉求之为允。

犊鼻 在膝腠下胫骨上陷中，此处两旁有空，状如牛鼻，故有此名。俗谓之膝眼。《外台》谓穴在膝盖外角，故《金鑑》遂谓犊鼻之穴在外侧也。

足三里 一名下陵，一名鬼邪。在膝下三寸胫骨外侧大筋内。

巨虚上廉 一称上巨虚，在三里下三寸。

条口 在上巨虚下二寸。

巨虚下廉 亦称下巨虚，在条口下一寸。

丰隆 足阳明之络，别走太阴者，在下巨虚微向后折，外踝上八寸，胫骨外廉。

解溪 在足腕上前廉系鞋处。

冲阳 一名会源，仲景谓之跗阳。在足跗上高骨间动脉。古人握足察脉处也。

陷谷 在足大指之次指本节后歧骨外间陷者中。

内庭 在足大指之次指节前外侧陷者中。

厉兑 在足大指之次指外侧端爪甲角。寿颐按：足阳明之脉，行于足跗之上。经脉篇明有三岐：一支入中指内间，即次指本节后外侧之陷谷穴也；一支从膝下三寸而别，入次指外侧间，即本节前之内庭，爪甲角之厉兑也；其又一支，则别于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者，所以交于足太阴。《医宗金鑑》所谓大指之次指歧骨外间，固未尝误。但以内庭为在本节前歧骨外间，则误矣。盖本节之前，指已分歧，不当更谓之歧骨，不若于陷谷穴条中，注以次指本节后歧骨外间为妥，兹订正之如上。

脾足太阴经脉循行经文

脾足太阳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膑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循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以胃别上膈，注心中。

【考证】核，《太素》作“𩑦”，古通。杨上善曰：足大指本节后骨，名为𩑦骨也。膑，《甲乙》、《脉经》、《太素》同，惟《灵枢》作“踰”。寿颐按：从肉从足，貌视之似可通用，然《说文》有膑无踰，膑是腓膑。《素问·至真要大论》：膑如别。王注：胫后软肉处也。盖本以肉言，自

当从肉。至玉篇乃有踰字，明系后出。然训曰足跟，其别为一义又明甚。《素问》、《甲乙》、《脉经》、《太素》皆从肉是也，兹据以订正。上循膝股，今《灵枢》无“循”字，于义未足，兹从《甲乙》、《脉经》、《太素》及《素问·脉要精微论》王注。

脾足太阴经脉循行歌

脾足太阴起大指，内侧爪甲经穴始。循行指后白肉中，有似肺经上鱼际。白肉之内有核骨，形如果核高突兀。经过其间向后行，内踝前廉腓腓出。此经循行胫骨后，本从内踝渐上走。初循厥后少之前，上踝三寸三阴道^{〔1〕}。以兹交出厥阴前，胫内前廉复上延。更入股阴寻动脉，上来横骨约纹边。少腹之上阴维会，入内属脾复络胃，两乳外边直上行，一似肺经中府贯。上焦之部侠喉咙，连于舌本少阴同。复行舌下经分散，太阴经脉此其终。一支复从胃家析，循腕上行亦贯膈。膻中之部注心中，交手少阴又分划。

【注】脾足太阴之脉，起于足大指内侧端爪甲角，上接胃足阳明之支脉，循足拇指内侧上行，当本节之后，大肉隆起，经文谓之白肉际，其部位正如手之有鱼际。足太阴脉行于此处，亦与手太阴之上鱼际同，此手与足之生理，固大略相似者也。此大肉隆起之中，有骨形圆突起，如果之有核，经文谓之核骨。过此向后，在内踝之前，又上行踝上三寸之本经三阴交穴，在胫骨之后，足三阴经同会，而后上入腓肉。经行于厥阴之后，少阴之前，至踝上八寸，交出足厥阴经前，上行过膝，行于阴股，皆在股阴之前廉，复循股阴上入少腹，在横骨之两端约纹中动脉，会合阴维，即本经之冲门穴也，去腹中行任脉三寸半（行音杭）。其内行者，从此入腹，属脾络胃，复上膈上。其支者，即从络胃之处，别行上膈，以注于心，而交于手之少阴经。其行于外者，则自本经之冲门穴直上，以至本经之腹哀穴，则又左右向外上行。去中行任脉六寸（行音杭），为食窦、天溪、胸乡、周荣四穴，皆在乳外廉二寸。其周荣一穴，一似与其上之手太阴穴中府、云门直接者然。又自周荣外折向下，至本经之大包穴，是为本经经穴之终，而经文之循行，竟无此一节，盖缺佚也。（存疑）寿颐按：经文本经循行，自入腹以上，止言内行之脉，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而无在外一支，则本经自府舍、腹结以上诸穴，皆无根据。十二经脉各条，绝无此例，其为缺佚显然。盖本文连舌本散舌下之后，其支者下，必已夺去一节，考《甲乙》、《脉经》、《太素》以及《千金》、《外台》诸书，无不如是，则古书之残缺，盖已甚久。而马玄台以后各注家，不能悟到夺佚，凡为《灵枢》作注者，辄以入腹属脾络胃一节，截作数段，而以诸穴逐段砌入。遂使本文之一气贯注者，变为断鹤续凫^{〔2〕}之局，究竟《经》言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是经脉之行于胸腹内者，与在外之俞穴，各有途径，不可强合为一。诸注家以内外两途，浑作一气，非是。

脾足太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脾足太阴主中州，二十一穴拇指陬^{〔3〕}。内侧甲角起隐白，本节骨缝大都筹。太白核骨

〔1〕 道(gòu 够) 遇；遭遇。《楚辞·哀时命》：“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之不遭时？”

〔2〕 断鹤续凫(fú 伏) 凫，野鸭。截断白鹤的长腿，接到野鸭的短脚上。比喻做事违反客观实际或事物本性。《庄子·骈拇》：“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长短，续之者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成玄英疏：“欲截鹤之长，续凫之短以为齐，深乖造化，违失本性。”

〔3〕 陬(zōu 邹) 隅，角落。《史记·绛侯世家》：“后吴奔壁东南陬。”

白肉际，本节之后公孙至。脾经络穴踝之前，别走阳明此其是。商丘之穴最近踝，踝下陷中微偏颇。上踝三寸认前廉，三阴经穴交相过。复上三寸寻漏谷，胫骨后廉离踝六。从兹行在厥阴前，膝下五寸地机续。辅骨之下阴陵泉，去膝寸许记真途。再过髌上二寸五，血海骨后筋之前。箕门海上又六寸，股内前廉脉堪诊（诊字无平音）。乃行少腹抵冲门，横骨两端动脉准。此行离任三寸半（行音杭），直上七分府舍贯。又上三寸腹结来，又寸三分大横判。更三寸半到腹哀，上承日月胆经来。太阴行内复上髑，两乳旁边相对排。食窦天溪下寸六，天溪当乳平如轴。再上胸乡复周荣，短长相去无伸缩。直行四穴乳之旁（行音杭），去乳二寸去中六。再上直似手经联，中府云门如接续。更有大络名大包，腋下一寸肋之交。下量季肋更六寸，是当侧肋正中爻。

脾足太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隐白 在足大指内侧端爪甲角如韭叶，《千金方》一名鬼垒。

大都 在足大指内侧本节后骨缝白肉际，陷者中。

太白 在足大指后内侧核骨下陷者中。

公孙 在足大指本节后一寸，内踝前陷者中，别走阳明，太阴络也。

商丘 在足内踝下微前陷者中。

三阴交 在内踝骨尖上三寸，夹骨陷者中，足三阴之会。

漏谷 在三阴交上三寸，夹骨陷者中。

地机 一名脾舍。在膝下内侧五寸，夹骨陷者中，伸足取之。

阴陵泉 在膝下内侧辅骨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寿颐按：此穴与足少阳胆经之阳陵泉穴相对，彼在膝下外廉一寸，各本皆同，故此穴《甲乙》、《外台》皆曰在膝下内侧辅骨下。自前明杨氏《针灸大成》，误以为在曲膝横纹头，而《医宗金鑑》承之，非也。曲膝横纹头乃肝足厥阴经之曲泉穴，彼此互参自知。

血海 在膝腘上内廉。

箕门 在阴股内廉动脉应手。寿颐按：此穴据《外台秘要》谓在鱼腹上越筋间。然鱼腹是腓肭之别名，乃胫骨后之大肉，非股间之称。而箕门穴在膝之上，其非鱼腹明甚。宜“越”字更不可解。《外台》又曰：一云在股上起筋间，则“越”字当即起字之讹。《甲乙》则作“越两筋间”，多一“两”字，仍不可晓。又考《素问·三部九候论》下部人足太阴节王注：浙局本谓在鱼腹上趋筋间，直五里下，箕门之分云云。正统道藏本《素问》王注亦作“越筋”。盖王注鱼腹，是承《外台》之误。越又作“趋”，讹字显然。总之古书几经传写，鲁鱼帝虎，不可究诘，是当存而不论，断不可拘牵字面，强作解人，则庶几是斩断葛藤之唯一要诀耳。

冲门 一名慈宫。在少腹横骨两端约纹中动脉，去腹中行三寸半，在肝足厥阴经期门穴下尺五分，足太阴阴维之会。

府舍 在冲门上七分，足太阴阴维之会。

腹结 一名腹窟，在府舍上三寸。

大横 在腹结上一寸三分，足太阴阴维之会。

腹哀 在大横上三寸半，即胆足少阳经日月穴下一寸五分。亦即肝足厥阴经期门穴下二寸，足太阴阴维之会。

食窦 在腹衰向外斜上三寸，在两乳外二寸，又直下一寸六分，与胃足阳明经之乳根穴、任脉之中庭穴相并，去中行任脉六寸。

天溪 在食窦上一寸六分，与胃足阳明经之乳中穴，任脉之膻中穴相并。

胸乡 在天溪上一寸六分，与中行任脉之玉堂相并。

周荣 在胸乡上一寸六分，与中行任脉之紫宫穴相并，直上肺手太阴经之中府穴，亦一寸六分。

大包 从周荣穴向外斜下行，在胆足少阳经渊液穴下三寸，上至腋下六寸许，出九肋间季肋端，脾之大络，布胸胁中。

心手少阴经脉循行经文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夹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上出腋下，下循膻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廉，循臂内后廉，抵掌后兑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考正】膈，《甲乙》、《脉经》、《灵枢》皆作“膈”，今袁刻、肖刻两本《太素》此节亦作“膈”。寿颐按：《太素》此篇，诸膈字两新刻本皆无肉旁，惟此节独作“膈”，盖亦传写者自乱其例，兹订正之。

上出腋下，《甲乙》、《太素》及王注《素问》所引皆同，惟今本《灵枢》作下出腋下。寿颐按：是经由心上肺，由肺而出行于腋下。实即西学家所谓心脏发血管之行于手臂者，明是上行入臂，不可误下字。今《灵枢》作“下”大谬，兹从《甲乙》、《太素》订正。下循膻内后廉，《甲乙》、《太素》同，今本《灵枢》循上无“下”字。寿颐按：此是由腋行膻，故谓之下，《甲乙》、《太素》是也。兹据以补“下”字。行太阴心主之后，今本^{〔1〕}《灵枢》行下有“手”字。寿颐按：是经行于膻内，其为手经明甚，《甲乙》、《太素》无“手”字，固不待明言者也。下肘内廉，《灵枢》无“廉”字，《太素》同。《甲乙》则作“下肘中内廉”，《千金》则作“下肘内廉”。寿颐按：此当作“肘内后廉”，盖即肘内后廉屈肘横纹头之少海穴也，不嫌与下句臂内后廉复叠。兑骨，今本《灵枢》兑作“锐”，《甲乙》、《太素》作“兑”字。寿颐按：兑、锐古今字。入掌内后廉，《太素》无“后”字。寿颐按：此盖《太素》之脱佚，《灵枢》有之，较为明显。《千金》作“掌后内廉”，则不可通，是必传写者误倒之。

心手少阴经脉循行歌

心手少阴起心中，血脉来源此大宗。出属心系发血管，下络小肠表里通。支从心系侠于咽（平声），复上直行目系联。此是睛明真液注。营阴强弱辨媿妍。直者从心即上肺，心肺循环呼吸器。上出腋下膻内廉，少阴在后应须记。下肘到臂复抵掌，内侧后廉兑骨上。过掌乃循指内廉，爪甲内角差堪想。

【注】心手少阴之脉，直起于心中，与其他十一经脉之不起于本脏本腑者，截然不同。正以经脉循行，本皆血管，惟心脏为血之总汇，周身脉络，从此发源。本不可与诸脏腑作一例

〔1〕 本 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论。杨上善注《太素》谓十二经脉之中，十一经脉皆起于别处，来入脏腑，惟此少阴经起自心中者，以心神是五神之主，能自生脉，是心神最为长也云云，空中立论，最是无谓。岂不知心之生血，本是经文，固不待近今新学解剖，而始知心房为发血之大源也。出属心系，非即发血之管而何？下鬲以络小肠，虽曰阴经联表，亦是十二经脉之常例，然发血管之行于下支者，亦即此脉。其上行之支，则侠咽直上，以系于目系，亦即发血管之行于上窍者。经文独言目系，盖以目为真液所灌注，其人阴血之盛衰，皆可于瞳神审之焉。其直者，从心系上肺，盖即西学家所谓发血菴血之小循环，心之与肺，固息息相通者。其出于腋下而循行臑内，则即血管之行于手臂者焉。手三阴皆循臑臂内廉，而少阴在其后，自肘至掌，皆在内侧之下廉，惟少冲一穴，在小指之端，则是小指内廉之爪甲角。经文循小指之内出其端，“内”字最为明了，不得依上文掌内后廉一例推测，而误认为亦在外侧爪角。其小指端外侧爪甲角之穴，则小肠手太阳经之少泽，盖手少阴经自神门以至少府，则在掌内后廉，而自少府以前，则行于手小指之内廉，以直出于指端内侧之爪甲角也。

心手少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心手少阴九穴联，臑内后廉起极泉。肘上三寸青灵至，少海屈肘横纹边。灵通腕后一寸五，下行五分通里数。少阴郄又离五分，掌后脉中认无误。神门锐骨陷者中，少府掌侧直劳宫。更循小指内廉出，爪甲之阴记少冲（爪角之阴，即爪甲内侧角）。

心手少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极泉 在腋下臑内筋间，动脉引胸中。

青灵 在臑内后廉肘上三寸。

少海 一名曲节，在肘内下廉横纹头，屈肘向头取之。寿颐按：此在肘内下廉之横纹头，与大肠手阳明经之曲池穴，在肘上廉之横纹头者，一内一外，一上一下，彼此相对。

灵道 在腕后一寸五分，臂内下廉。

通里 在腕后一寸，即灵道下五分，手少阴络，别走手太阳者。

少阴郄 一作阴郄。在掌后脉中，去腕半寸，当小指之后。

神门 一名兑冲，一名中都。在掌后下廉兑骨之端陷者中。

少府 在手小指本节后陷者中，直劳宫。

少冲 一名经始，在手小指内廉之端，去爪甲如韭叶。

小肠手太阳经脉循行经文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下骨下廉，出肘内侧两骨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甲，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鬲，抵胃，属小肠。其支别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兑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颞抵鼻，至目内眦。

【考正】循臂下骨下廉，《甲乙》、《脉经》、《灵枢》俱作“循臂骨下廉”，唯《太素》作“循臂下骨下廉”。寿颐按：臂有两骨，此经循手小指而上，行臂外侧之下廉，确在臂下骨之下，《太

素》作“下骨下廉”是也。他本佚一“下”字，盖浅者误以为复而妄删之，兹从《太素》补。两骨之间，《甲乙》、《脉经》、《太素》、《千金方》皆如此，唯今本《灵枢》骨作“筋”。寿颐按：此在肘外后廉转折处，当肘骨承接之位，无所谓两筋，兹据诸本订正。肩甲，《甲乙》、《脉经》、《灵枢》甲皆作“胛”，惟《太素》作“甲”。寿颐按：《说文》无“胛”字，而膊字之训，曰肩甲也。知肩甲古只作“甲”，《太素》是也，兹订正。入缺盆句下，《甲乙》有“向腋”三字，《脉经》、《千金方》皆有“向腋”二字。寿颐按：此是从缺盆直入，以络于心，不当外行向腋。《太素》及今本《灵枢》无之，是也。其支别者，《灵枢》及各本，俱无“别”字，《素问·五脏生成篇》王注引作“其支别者”，诊要经终论王注亦有“别”字，兹据以补。目兑眚，《灵枢》兑作“锐”，《甲乙经》、《脉经》、《太素》皆作“兑”，此古今字，兹据各本改从古。其支别颊上颞，《太素》及《甲乙》、《脉经》诸本皆同，惟《素问·诊要经终论》王注引作“其支别者，上颊至目内眚。”寿颐按：此盖启玄所改窜，不如各本之明了。厥论王注又作“其支别者，从颊上颞”，不足为据。至目内眚下，《甲乙》、《脉经》及《灵枢》，皆有“斜络于颞”四字，惟《太素》无之。寿颐按：颞即是颞，上文先言别颊上颞，则手太阳之脉，固已络于颞颞矣，乃由颞抵鼻，至目内眚，所以交于膀胱足太阳者，何得复曰络颞，既多此重复，又以横梗手足两太阳脉之交接，其谬甚矣，此必衍文，《太素》是也，兹据以删四字。寿颐又按：《素问·诊要经终论》王注引作“至目内眚抵足太阳”，似启玄亦知斜络于颞一句之不妥，而强改之，未必启玄所见之本，果有抵足太阳四字。盖十二经脉各条，从未有某经行抵某经之例也。宋校正于王注抵足太阳句，有校语曰：《甲乙经》作“斜络于颞”。可知宋人所见，已衍此一句，则为讹误久矣。

【存疑】寿颐按：本经自臂至肩，经文出肩解，绕肩甲，交肩上三句，叠三“肩”字。其所谓肩解者，指臂骨上端，与肩骨相连接处，即本经之由臑外后廉，上至肩骨下者，肩贞、臑俞二穴之部是也。肩甲是背上大骨，本经绕行甲骨之间，即天宗、秉风、曲垣、肩外俞、肩中俞诸穴之部是也。其肩中俞一穴，在甲骨内廉，《甲乙》、《外台》皆言去脊二寸，后人直谓在大椎两旁各二寸，其去脊骨中央甚近，而经文于此，乃继之以“交肩上”三字，一似至此而复却行至于肩上。然所谓交者，实不可解。寿颐按：手足之阳之经，皆会大椎。大肠手阳明条中，所谓出于柱骨之会上者，明是左右两经会此，而复交互以出，则手太阳经之循行，在绕肩甲以后，自必直会大椎，交互以行，正与手阳明经同例。今此节经文，只言绕肩甲，交肩上，而独遗交会大椎一层，文义殊不明了，窃疑交肩上之“肩”字，即是会字之讹。经文本作“交会上”，则由肩甲内廉，径会大椎，乃交互以入缺盆，岂不直捷？此交肩上之“肩”字，当是传写者沿上肩解肩甲二句而误，读者不察，莫能是正耳。虽在今本《甲乙》、《脉经》、《太素》诸书，无不尽同，已不能得一确证，然以意逆之，必当如是，爰誌所疑，以审诸博物君子何如？杨注《太素》亦言绕肩甲乙，会于大椎，还入缺盆，其说甚是。然又不以交会大椎为然，盖杨氏以为经言交于肩上，不言交于大椎，尊经之义，笃信好古者，理当如是。然何不思交字以交互为义，由肩甲而交肩上，如何交互，其义必不可通。若以绕肩甲，交会上两句联贯成文，庶几言明且清，老妪都解。然据杨氏如是云云，亦可知经文讹误，固已久矣。

小肠手太阳经脉循行歌

小肠之经太阳手，小指外侧直到腕。出自踝中臂外行，下骨下廉径上肘。循行臑外后之廉，上腋斜趋乃至肩。绕过肩甲交于脊（过平声），六阳齐会大椎边。缺盆之部行于内，络

心循咽胃之系。下来贯鬲属小肠，本经本府原相丽。支者即从缺盆别，循颈上颌抵于颞。目外眦边折下行，直入耳中本经毕。歧支复自颊旁分，上过两颧鼻颌乳（过如字读）。复上至于目内眦，膀胱经脉此其根。

【注】小肠手太阳经脉，起于手小指外侧爪甲角。循指外侧，过掌外侧，上行于腕骨外侧下廉，出于踝中骨下，直上臂外，行于臂下骨之下廉，出于肘骨外之下廉。又循膈外后廉，上至肩解，即肩臂两骨相接处，乃绕行甲骨。自下而上，又自外而内，交会于柱骨大椎节之会上，复左右交出以入缺盆，络心，循贯管，下鬲，络于小肠。此其内行之联络脏腑者；其外行者，即从缺盆上行于颈，过颌骨，上两颊，至目外眦两旁，乃却行入于耳中，本经之脉，至此而终。其又一支，则从两颊别出，上于两颧，抵鼻旁，上行至目之内眦，以交接于膀胱足太阳经。

小肠手太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手太阳穴一十九，少泽爪甲叶如韭。前谷后溪指外廉，但寻本节分前后。腕骨腕前骨陷中，腕后骨罅阳谷逢。养老腕上又一寸，复四寸分支正从。肘尖外侧取小海，肩髃骨后肩贞在。膈俞肩后骨下求，甲骨上廉维髃会。肩尖骨下号天宗，乘风肩上举臂空。曲垣仍认肩尖上，应手扣来宛宛中。肩外肩中两有俞，试从督脉细揣摩。中俞去脊寸之二，大杼平开是外俞（肩中俞在督脉大椎两旁二寸，肩外俞与足太阳经大杼穴平，两旁各开寸五，与大椎相去三寸）。天窗颈侧曲颌下，耳下突后天容屈（天容直两耳下颈侧，在手阳明经扶突穴后）。颧髎颞骨下廉求，耳内听宫珠子样。

小肠手太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 少泽** 一名小吉。在手小指外侧端，爪甲角。
- 前谷** 在手小指外侧，本节前陷者中。
- 后溪** 在手小指外侧，本节后陷者中。
- 腕骨** 在手外侧，腕前起骨下陷者中。
- 阳谷** 在手掌外侧，腕中兑骨之下陷者中。
- 养老** 在腕后一寸陷者中。
- 支正** 在腕后五寸，手太阳络，别走少阴者。
- 小海** 在肘内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
- 肩贞** 在肩曲甲骨下，肩髃后陷者中。
- 膈俞** 在肩髃后大骨下，甲骨上廉陷者中，手足太阳阳维髃脉之会。
- 天宗** 在乘风后大骨下陷者中。
- 乘风** 在侠天髎外，肩上小髃骨后，举臂有空，手太阳阳明手足少阳之会。
- 曲垣** 在肩中央曲甲陷者中，按之动脉应手。
- 肩外俞** 在肩甲上廉，去脊三寸陷者中，与大杼平。
- 肩中俞** 在肩甲内廉，去脊大椎旁二寸陷者中。
- 天窗** 一名窗聋。《甲乙》作“窗笼”。在颈大筋前，曲颌下，扶突后，动脉应手，陷者中。

天容 在耳下曲颊后。

颧髻 一名兑骨。在面颊骨下廉，兑骨端陷者中，手少阳太阳之会。

听宫 一名多所闻。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手足少阳手太阳之会。

膀胱足太阳经脉循行经文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上。其支别者，从颠至耳上角。其直行者，从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髃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别者，从腰中下会于后阴，下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髀内左右，别下贯腠，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之端外侧。

【考正】交颠上，今本《灵枢》作“交巅”。《脉经》则作“交巅上”。《素问·五脏生成篇》诊要经终论王注两引皆同《脉经》。《太素》则巅作“颠”。寿颐按：颠本古之正字，巅则后之孳生者，兹从《太素》订正。下文颠字两见，准此。其别支者，从颠至耳上角，各本皆无别字。寿颐按：《素问·五脏生成篇》过在足少阴巨阳节，王注引有“别”字，盖此支从颠别出以至耳上角，非正直之经，故谓之别。《灵枢·经脉篇》本有是例，兹据以补别字。其直行者，《灵枢》及各本，皆无“行”字，惟《素问·五脏生成篇》及厥论王注两引，皆作“其直行者”。寿颐按：此即上额交颠之直经，有一“行”字，义尤明显，兹据王注补。其支别者从腰中，《灵枢》及各本皆无“别”字，唯厥论王注作其支别者。寿颐按：此即从上文挟脊抵腰中，别出于表，直下以达会阴，有一别字，其义较显，兹据王注补。但厥论王注于下文其支者从髀内左右句，亦作其支别者，则正文本有别下贯腠一句，以承其后，上句不当更有别字，自为复迭，盖启玄之误衍，兹仍旧文，亦不可一例盲从王氏也。会于后阴，《甲乙》、《脉经》、《千金》皆有此四字，唯《太素》无之，《灵枢》则作“挟脊”二字。寿颐按：此即挟脊骨两旁各一寸五分，本经大杼穴以下之两行，直下至白环俞。又至脊骨第二十一椎以下之尾骶骨中有左右各四孔，即是本经之上髎、中髎、次髎、下髎四穴。乃经之所谓会于后阴者，此四字必不可少。《甲乙经》、《脉经》、《千金》是也，《太素》、《灵枢》一则夺佚，一则误改，兹据《甲乙》等书订补，其不言挟脊者，上文固已有之，无烦复赘耳。下贯臀，今《灵枢》无“下”字，兹从《脉经》、《太素》。贯腠，《太素》同，今本《灵枢》腠作“腠”，而下有“挟脊内”三字。《甲乙经》与《灵枢》同，《脉经》则腠作“髀”，有校语曰：一本作“腠”，下亦无“挟脊内”三字，《太素》亦无“挟脊内”三字。寿颐按：髀上大骨曰髀。夹脊之肉曰腠，《说文·玉篇》俱如是说，此言挟脊骨两旁各三寸之本经附分穴以下两行，直至秩边，皆在夹脊内之间，则作贯腠者是也。《脉经》作“髀”，亦误。今本《灵枢》、《甲乙经》皆作“腠”，则浅者并不识腠字而妄改之耳。王注《素问·刺疟篇》足太阳之疟节，及厥论巨阳之厥注，引足太阳脉，皆作贯腠可证。（王注《素问》据浙局重刻明武林顾氏影宋嘉祐本，今俗本且有作贯肺者，更大谬矣）。杨上善注《太素》亦曰腠挟脊肉也。而今本《灵枢》及《甲乙经》更有“挟脊内”三字，则可为旧本亦作贯腠之明证。惟其本是腠字，故后之读者，即以“挟脊肉”三字，注于其旁，乃传写者，不知此三字为腠字之旁注，遂写入正文，而浅者又妄改为挟脊内矣。《脉经》、《太素》皆无之，是也。兹据以订正。髀外后廉，今《灵枢》外下有“从”字，兹据《甲乙》、《脉经》、《太素》、《千金》订正。腠，今本《灵枢》作“踰”，非也。说已见前，兹据《脉经》、《太素》订正。而《灵枢》此节此句之下，更有双行注文六字，曰“都玩切，足跟也”。则妄人不知腠、踰有别，而谬引踰字之训诂，尤其一误再误。坊

本《甲乙》此节亦作“端”，亦有双行三小字：“足跟也”，皆谬。《灵枢》贯膈下衍“内”字。《脉经》、《甲乙》皆有，厥论王注亦有，唯《太素》无之，兹从《太素》。小指之端外侧，各本皆脱“之端”二字，唯厥论王注有之。寿颐按：各经络多达指端，十二经唯肾起涌泉，肝出大敦，经文不言指端，此外无不有“指端”二字，则此节当作小指之端外侧明矣，王注是也，兹据以补。

膀胱足太阳经脉循行歌

足太阳脉起内眦，上额交颠百会至。支趋耳角是分岐，此络乃无俞穴识（俞音舒，识音志）。直者从颠入络脑，侠督并行向后绕。双行齐过大椎旁（双行之行音杭），循肩膊内都明了。下来侠脊抵于腰。一线长垂脉逍遥。入里络肾联于腑，外又分支直到尻。更下贯臀入于腠，一支复以肩膊擘（分也）。左右旁开亦下趋，直贯腠分肉夹脊。髌髀大骨髌枢过，髌外后廉认无误。此经原自髀中分，直达委中乃连锁。合并两支下过膕，外踝之后跗外转。循京骨外抵爪端，小指外角本经贯。

【注】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之内眦，即眦旁一分之睛明穴也。直行上额，历攒竹、眉冲、曲差、五处、承光诸穴，以达顶颠百会穴旁之通天穴，而交互于督脉之百会。其支者，则从颠顶百会而左右向外，以至耳上角。此支只有脉络而无俞穴，似为十二经中绝无仅有之例。然足少阳经之曲鬓、天冲、率谷、浮白、窍阴、完骨诸穴，皆在耳上及耳前后。《甲乙经》等皆明言足太阳、少阳之会，则耳上角及耳前后，固足太阳脉气之所发，与足少阳会合者也。其直者则即从颠顶百会入内以络于脑，又还出而向后下项，即络却、玉枕、天柱诸穴，双行皆夹督脉并行，至大椎两旁。直循髀骨下行，离脊骨一寸五分，去正中督脉各距二寸（离脊骨只有一寸五分，而去中行督脉则曰二寸者，以脊骨阔同身寸之一寸也。其附分诸穴一行，离脊骨三寸，而曰去中三寸半者准此）。侠脊下行，直抵腰中，即本经大杼诸穴一行，直至白环俞者是也。其入里之络，即从腰脊中间，本经肾俞穴之部，以内络于肾，联属于膀胱之腑。其支者又从腰中直下，行于脊骨第二十一椎之下，尾骶骨中，左右各四孔，是为上、次、中、下四骶穴，以交会于后阴，乃自后阴向下，左右贯臀，即本经臀下横纹之承扶穴，又下至殷门、浮却、委阳三穴，以达于曲膕约纹之委中穴。又其一支，则自大椎两旁大杼穴而分别为左右两支，各离脊骨三寸，去正中督脉各距三寸半，下行贯夹脊之肉，即本经附分、魄户等穴，下至二十一椎下两旁之秩边穴，乃向股外下行，过髌枢大骨，胆足少阳之环跳穴（环跳一穴，乃足少阳、太阳两经所会，见《素问·气穴论》王注）。循股外后廉，下至膝膕中之委中穴，与大杼诸穴一行会合，乃直下胫后腓膕正中之合阳、承筋、承山三穴。又斜出胫骨外廉，行外踝直上之飞扬、跗阳二穴。又至外踝后之昆仑穴，直下跟中之仆参穴。又斜向上行，出于外踝下之申脉、金门二穴，乃循足跗外侧前行，出于足小指本节后大骨下赤白肉际之京骨穴，又至微前之束骨穴，又至本节前之通谷穴，以达于小指端外侧爪甲角至阴之穴而终。

膀胱足太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足太阳兮六十六，俞穴最多此其独。目内眦边始睛明，眉头陷中攒竹续。眉冲相近亦相承，曲差发际侠神庭。此去中行一寸五（行音杭），五处平开侠上星（神庭、上星皆中行督

脉穴，曲差与神庭平，五处与上星平也）。复上承光一线连，再高寸五到通天。最近正中邻百会，入行络脑互交巅。渐向后来寻络却，玉枕更从枕骨索（索，求也，音山戟切，读近释）。天柱乃循项后边，大筋外廉发际核。从兹直下脊椎旁，两两齐垂脉道长。脊骨距离寸又半，中开二寸正相当。第一椎下大杼到，第二风门以次量（平声）。脏腑诸俞一以贯，寻椎细数勿傍徨，肺在第三厥阴四，心俞督脉五六商。鬲俞记取七椎下，独空第八义难详。肝胆二俞九与十，脾胃三焦肾俞及。气海大肠关元来，小肠膀胱次第叠。中膂内俞二十椎，廿一椎下白环接。大杼双行到此完（行音杭），下寻骶骨四髎连，上次中下自有孔，合观西学可参研（上、次、中、下四髎，皆在脊骨末节下之尾骶骨中，自有八孔，平分两行，行各四孔，西学家骨骼图说，此八孔穴显然可见，参考自知，说详后）。八髎原在尻之尾，会于后阴此真谛。会阳二穴不相干，督脉所发君须记（后世俞穴诸书，皆以会阳二穴厕于足太阳经脉条中，误也。《甲乙经》以下各书，皆言会阳督脉气所发，可证，详后督脉）。直下行兮乃贯臀，承扶臀下认横纹。复行六寸殷门在，股后筋间脉道循。折外斜上取一寸，浮郤别络差堪认。郤下寸许委阳联，又到委中膂内准。肩髃分支更别行（行音杭），贯脾直下亦垂长。中开脊骨距三寸，连脊须加半寸量。（量平声，此两行离开脊骨三寸，若连脊骨计之，则曰去中行三寸五分。）最高先取附分穴，第二椎下认两旁。三椎曰魄户，四下是膏肓。神堂谿谿第五六，七椎之下鬲关当。九下魂门十阳纲，十一二椎意舍与胃仓。盲门志室十三四，十九节下记胞育。秩边直到廿一下，长行一贯亦双双（行音杭）。此下乃循髀外侧，环跳之部少阳识。股外后廉复下趋，并与前行膂中合（行音杭，委中一穴，是侠脊之足太阴脉，二行直下会合处）。膂下二寸合阳来，承筋承山腓腓排。斜到飞扬离踝七（七寸），太阳络穴弗疑猜。跗阳亦在踝直上，去踝三寸筋间傍（傍去声，附也）。昆仑更循踝后求，跟骨仆参仑下向。折上微前有申脉，踝下五分陷中得。直下寸许向金门，阳维之脉此中出。转向前循跗外廉，小指节后足底边。骨下白肉寻两穴，京骨在后束骨前。通谷本节节前取，至阴爪角穴俞全。

膀胱足太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睛明 名淚孔。《甲乙》作泪孔，寿颐按：泪即淚之俗，始见《字彙》。在目内眦外一分宛宛中，手足太阳、足阳明、阳跷、阴跷五脉之会。

攒竹 一名员柱，一名始光，一名明光。在眉头陷者中，《素问·气穴论》所谓眉本即此。

眉冲 在眉头上曲骨间（《甲乙》、《外台》无此穴，《医宗金鑑》亦无之，兹从《明堂图》补）。

曲差 一名鼻冲。侠神庭一寸半，在发际。

五处 入发际一寸，侠上星一寸半。

承光 在五处后一寸。

通天 一名天白（俗本作天白似误，兹从《甲乙》）。在承光后一寸五分，侠百会旁一寸五分。

络郤 一名强阳，一名脑盖。在通天后一寸半。

玉枕 在络郤后一寸五分，侠督脉旁一寸五分，枕骨上，入发际三寸。寿颐按：玉枕在通天后三寸，正与督脉百会后三寸之强间穴相等，亦与足少阳之脑空穴相并，《外台》、《千

金翼》以为侠脑户旁，非是）。

天柱 在项后发际，大筋外廉陷者中。

大杼 在项后第一椎下两旁，去脊中各二寸陷中，督脉别络，手足太阳手少阳之会。《素问·气穴论》背俞王启玄注，以为即此，但只谓督脉别络，手足太阳三脉气之会，而不及手少阳经耳。

风门 一名热府。在第二椎下两旁，去脊中二寸，督脉足太阳之会，王注水热论以风门热府为背俞。

肺俞 在第三椎下，去脊中二寸，对乳引绳度之，又以手搭背，左取右，右取左，当中指末是穴，正坐取之。

厥阴俞 在第四椎下，去脊中二寸（《甲乙》、《外台》无此穴）。

心俞 在第五椎下，去脊中二寸。

督俞 在第六椎下，去脊中二寸（《甲乙》、《外台》无此穴）。

鬲俞 在第七椎下，去脊中二寸。

肝俞 在第九椎下，去脊中二寸。

胆俞 在第十椎下，去脊中二寸。

脾俞 在第十一椎下，去脊中二寸。

胃俞 在第十二椎下，去脊中二寸。

三焦俞 在第十三椎下，去脊中二寸。

肾俞 在第十四椎下，与脐平，去脊中二寸。

气海俞 在第十五椎下，去脊中二寸（《甲乙》、《外台》无此穴）。

大肠俞 在第十六椎下，去脊中二寸，伏而取之。

关元俞 在第十七椎下，去脊中二寸，伏而取之（《甲乙》、《外台》无此穴）。

小肠俞 在第十八椎下，去脊中二寸。

膀胱俞 在第十九椎下，去脊中二寸。

中膂肉俞 在第二十椎下，去脊中二寸，侠脊起肉。寿颐按：《甲乙》、《外台》作中膂俞，无“肉”字。《医宗金鑑》侠脊下衍“胛”字，乃从《灵枢》误本之“贯胛”，而不知本是“贯胛”，乃合侠脊四行而言，非仅指一二俞穴，岂可独系之于中膂俞一穴？且所谓胛者，在脊骨上部两旁，妇孺皆知，而是穴已在二十椎下，又安得复以为在胛骨之间？《金鑑》之谬甚矣！寿颐谓《甲乙经》于此穴独有侠脊起肉一句者，盖此在脊骨二十椎下两旁，已在腰下髀上，髀髁大肉两旁隆起，与以上数穴，在腰中空软处者不同，“起肉”二字，自有至理，亦非《脉经》、《太素》贯胛之意。而《金鑑》乃妄增一“胛”字，尤其一误再误。

白环俞 在第二十一椎下，去脊中二寸，伏而取之。寿颐按：此穴已在脊骨末节之两旁下接尾骶骨，正坐已不可取穴，故加伏取之一句。

上髂 在第一空，腰髂下一寸，侠脊陷者中，足太阳、少阳之络。寿颐按：此四髂穴，《甲乙》、《千金》、《外台》所谓在第一空、第二空、第三空、第四空者，言之不详，令人无从指实，而又次为皆在侠脊陷者中，则上之白环俞，已在二十一椎下，脊骨已尽，又安得更以侠脊求之？而宋以后之绘《明堂孔穴图》者，又不知何据，皆以系之于第十七椎下每节之两旁，而《甲乙》诸书之所谓一空、二空者，益复不可索解，所以遍考古近医书，此四穴常在五里雾中，莫可究诘，唯证以西医家说之言骨骼者，则英人《合信氏全体新论》谓尾骶骨，上承腰骨

末节,其两边接合左右胯骨,腰骨之下,横濶三寸,中间横濶二寸,上下长约三寸,兜弯于前寿颐按:当作“兜弯向前”。此骨形扁,与脊骨之形圆者不同,上濶下狭,其下兜弯向前,又其下有小骨三,形如蚕尾,乃成尖锐,则更弯向前。《合信氏新论》作“兜弯于前,其义不甚明了,此盖译者之小误,当为正之。连接尾闾小骨,寿颐按:此小骨即接连尾骶骨下,以成尖锐者,合信氏谓此三小骨为尾闾骨,又谓此尾骶骨及尾闾骨,至中年以后,则总连为一骨。其兜弯之内,即直肠依附之处,有八孔,平分四对,以出脑气筋之尾派云云,则两行八孔,每行各有四孔,即此四髎之穴无疑。且因此而知《甲乙》、《外台》、《千金》之所谓第一空、第二空、第三空、第四空者,确有实在部位(空即孔字,古本通用)。可见古人立言,未尝不知此中自有八孔之二行,但惜其尚未明言尾骶骨中自然之孔穴,遂令后人不明其真相,此则上古书策,所传最少,盖已久失其详,亦非古昔神圣,不肯明以告人,故留此缺憾,以陷后学于迷惘之域。今得西人学说,而证以解剖所见,乃与古书彼此合符,岂不大快。骨空论又曰: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入髎与痛止。八髎在腰尻分间,此八髎穴之见于经文者。然曰在腰尻分间,则言亦不详。王注八或为九,验真骨及《中诰孔穴经》,止有八髎无九髎也,分谓腰尻筋肉分间陷下处。寿颐按:王谓腰尻筋肉分间,仍不能确其定处,然谓验真骨有八髎,则启玄固亦亲验尾骶骨中,有此八孔,亦可与今之骨骼模型相参证)。唯《甲乙》、《外台》于四髎穴皆有侠脊陷者中一句,则“侠脊”二字,即是疑误后人之滥觞。须知尾骶之骨,已在脊骨之下,骨度篇明言自脊骨以下至尾骶可证。此穴在尾骶骨中,则必不可仍谓之侠脊。古人盖以两行八穴,亦夹正中督脉两旁,因承用以上诸穴“侠脊”二字,究竟尾骶非脊,终是小误,不可不正。近今西学生理各书,印有尾骶骨写真,莫不双行八孔,极明极显,最堪依据。实则《素问·骨空论》已曰尻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扁骨有渗理(扁骨今衰刻、肖刻二本《太素》十一卷末,皆作“遍骨”,则传写之讹),试以西学写真,互为参考,始知上古经文,亦未尝不如指诸掌,且明言扁骨有渗理,则此骨扁而有孔,古人亦何尝不由目睹得之,更可与西学解剖彼此参证。特非有近今西法诸书,则经文尚在若明若昧之间耳。王启玄注骨空论亦曰是为尻骨上髎穴,说极简明,近月商务书馆,新编之《中国医学辞典》,于尾骶骨一条,亦曰此骨两旁,各有四孔,名曰八髎,正可补六朝以下诸医书之未备。惟八髎误作八髎,则亥豕之讹,是其大可哂者。然其书目于八字条中,更有八髎一节,释之曰即八髎,则又以讹为是,貽误后人,尤其大谬。要知髎字《甲乙》作“竅”,《外台》作“竅”,固未有作“髎”字者。如其坊本有之,则讹谬耳,何可为据。颐又按:西医学家之所谓腰骨末节,即中医学家之所谓脊骨第二十一椎。西学家谓脊骨共为二十四节,分为颈椎七节,背骨十二节(每节皆有肋骨附之),腰骨五节(即腰中脊骨五节之无肋骨者),与中国医籍言脊骨共为二十一椎者不同。盖中医以项后之大椎为脊骨第一节者,据其骨枝突出,扪之可得而言之耳。其实据今东西医学者,所绘骨骼之图,及塑成全体骨骼之模型而考之,颈椎七节及背骨十二节,腰骨五节,每节向后,皆有骨枝伸出,但颈之上四节,向后伸出之骨支,不大不长,则藏在肉筋之中,扪之不显,自颈椎第五第六节以下,则骨支之伸出者,较长也较巨,由是项后扪之,显而易见,中国医家,遂指此为脊骨之第一椎,且名之曰大椎。而不知大椎以上,尚有四节,大椎以下,则只有十九节,非大椎为脊骨之第一节,而其下尚有二十节也。所以足太阳经背后俞穴四行,天柱在大椎下两旁,以下至中膂肉俞,则曰在第二十椎下,白环俞则曰在二十一椎下。明明每椎下皆有一穴,而唯于第八椎下,则无俞穴,其理安在?岂非绝大之疑窦。若能知此大椎以下,只有十九节,则每节以下,各为一穴,庶几近是。《甲乙·骨度

篇》已曰项发以下至脊骨，长三寸半，可知此三寸半之间亦自有骨，而不数于二十一节以内，此中西两家之似异而不异者。西说颈骨七节，则连大椎以上三寸半之四节合计之耳，故合信氏之所谓腰骨末节，即为脊骨之最低一节。又《甲乙》诸书之所谓腰髁，即合信氏之所谓髀骨，乃腰下髀上大骨。全身之骨，惟此最大，故亦谓之髁，以宽大为义。许氏《说文》：髁，髀骨也；髁，髀上也。贾生治安案所谓髁髀之所者即此。是骨在背后中间，即连缀于尾骶骨之两旁，而在髀枢之上，则圆形隆起，比尾骶骨为高，故《甲乙》谓之髁穴在腰髁下一寸，盖以两侧腰下隆起之髁骨高处量之，则此上髁二穴，正在其下之一寸。骨空论谓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者，则以髀枢言之。此四穴适在髀枢之后，上下相去四寸，盖言每穴距离，高下各一寸耳（髁骨当两侧中间有一白形，即与腰大骨上节连合处，谓之髀枢，即少阳经之环跳穴。合信氏谓之髀白。）古人以腰、髁二字联属成文者，以髁骨在两侧之高处，正当腰下，遂谓之腰髁。实则腰部空虚，本是无骨之处，《字林》直谓髁为腰骨，殊有语病。沈果堂（名彤，吴江人）著《释骨》，则曰骶骨之上，侠脊十七节至二十节起骨曰腰髁骨，亦误。须知此骨只在骶骨两旁，圆形隆起，不过一寸余，断不能高至脊骨十七节两旁，西学家所绘骨骼图及骨骼模型皆可证。且旧说之所谓脊骨第十七节，即是腰骨五节之第一节，假使髁骨达到此处，则腰间皆有此髁骨为辅，而季肋间应无柔软空虚之一部矣。果堂盖误认脊骨十七节以下，已与魄门相近，而不知实在也。

次髁 在第二空，侠脊陷者中。

中髁 在第三空，侠脊陷者中。

下髁 在第四空，侠脊陷者中。

附分 自大杼别脉，其支者从肩髃内，循行第二椎下，附项内廉，两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半，手足太阳之会。

魄户 在第三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

膏肓 在第四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千金》谓正坐曲脊，伸两手，以臂着膝前，令正直，手大指与膝头齐，以物支肘，勿令臂得动，从胛骨上角，摸索至胛骨下头，其间有四肋三肋^{〔1〕}，中间依胛骨之里，去胛骨容侧指许，肋间空处，按之自觉牵引于肩中，是穴。《外台》同）。

神堂 在第五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

谿谿 在第六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

膈关 在第七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

魂门 在第九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

阳纲 在第十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

意舍 在第十一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

胃仓 在第十二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

肓门 在第十三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

志室 在第十四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

胞肓 在第十九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伏而取之。

秩边 在第二十一椎下，去脊中各三寸半陷者中，伏而取之。

〔1〕 肋 原作“间”，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承扶 一名肉郛，一名阴关，一名皮部。在尻臀下，阴股上约纹中。

股门 在承扶下六寸，膕上两筋之间。

浮郛 在委阳穴上一寸，展膝得之。

委阳 在少阳之后，出于膕中外廉两筋间，承扶下六寸。寿颐按：《甲乙》、《外台》此穴俱作“在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义不可通，兹节去在足太阳之前句。

委中 一名血郛。在膕中约纹中动脉。

合阳 在膝膕约纹下二寸。

承筋 一名腨肠，一名直肠。在腨肠中央陷者中。寿颐按：腨是胫骨后之大肉，王注至真要大论所谓腨后软肉处是也。考《说文》腨训胫腨，而腨篆之下，即继之以腨篆，乃训以腨肠。窃疑此是肌肉，何缘而名为腨肠，顾其名必思其义，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则“腨腨”二字，可单语，亦可连语。单语则腨为胫腨之定名，连语则即曰腨腨。叔重氏腨腨二篆相连，腨以胫腨作解，而腨即以腨腨作解。许书凡二字连语，此例最多。则腨篆说解中腨肠之肠，当即为“腨”字之误，盖崐字行草写法，与易之行草相似，致有此误，是亦亥豕鲁鱼之常例。《广雅·释亲》：腨，腨也。即其一记。唯腨腨之讹作腨肠，由来最旧，不独《说文》为然，即遍考经籍字书，抑亦无一不误，是以乾嘉间经学家老师宿儒，订正诸书，讹字最夥，而独于此字，无人注意，盖以所在皆然，触目即是，遂亦视为习惯，而不事思索耳。寿颐谓易艮其腨。正义：腨，肠也，在足之上。明明以腨字为腨之注语，与《广雅》同。可知今本肠字，必为腨字之讹，是为训诂之恒言，否则迨以肠字说腨，而腨字即是肠，肠即是腨，究竟与肠胃之肠何涉，古人奚尝有此大奇之训诂？一经揭破，当可共晓。然则如《玉篇》之训腨为腨肠，又训胫为腨肠前骨。《易》：咸其腨。疏：足之腨肠。又引王虞注动于腨肠。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三苍《字林》皆曰腨，腨肠也。凡此诸本肠字，皆当认为腨字之讹，而后名正言顺。此虽寿颐一人之私言，然平心思之，殆必如是而后可以正千年相沿之讹乎。至于诸书之又以“腨肠”二字作连语者，则在既讹腨肠之后，又因之而再衍为腨肠。《广韵》腨训腨肠，是其先导。《灵枢》有上腨五寸，别入贯腨肠云云，是为一误再误。《甲乙》、《外台》之于承筋、承山二穴，竟有腨肠字样，盖亦错中之错，斯为歧之又歧者也。

承山 一名肉桂，一名鱼腹。在兑腨肠下，分肉间陷者中。

飞扬 一名厥阳。在足外踝上七寸，足太阳络，别走少阴者。

跗阳 在足外踝上三寸，少阳后筋骨间，是阳骄之郛。寿颐按：《甲乙》、《外台》三寸下有“太阳前”三字，义不可通，删之。

昆仑 在足外踝后五分，跟骨上陷者中，细动脉应手。

仆参 一名安邪。在足跟骨下陷者中，拱足得之，足太阳阳骄脉所会。

申脉 在足外踝下陷中，容爪甲许，阳骄所出。

金门 一名关梁。在足外踝下，足太阳郛，阳维所别属。

京骨 在足外侧，大骨下，赤白肉际陷者中。

束骨 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后陷者中，赤白肉际。

通谷 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前陷者中。

至阴 在足小指外侧，去爪甲角如韭叶。

肾足少阴经脉循行经文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邪趣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腠内，出腠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

【考正】邪趣足心，今《灵枢》趣作“走”，《太素》作“趣”。《素问·阴阳离合论》少阴之上，名曰太阳节，王启玄注引《脉经》亦曰“邪趣足心”。寿颐按：《广韵》去声十遇：趣七句切，趣向。是趣有向义，当以作趣为长。今《灵枢》作“走”，传写之讹，已在启玄所见之后。然骨，《灵枢》作“然谷^{〔1〕}”。《甲乙》、《脉经》、《太素》皆作“然骨”，王注《素问》引亦作“然骨”。寿颐按：然谷是本经之穴名，必不可谓本经之脉，出于本经俞穴之下，其为讹字甚明。杨上善注《太素》谓然骨在内踝下近前起骨，是也。肱，《灵枢》作“踰”，误。

肾足少阴经脉循行歌

肾足少阴起小指，邪趣足心经穴始。出内踝下微近前，有骨起处然骨是。循踝之下后入跟，先天大本树之根。上抵腠内又出腠，委中内廉寻动脉。股内后廉复上行，属肾络膀胱贯于脊。直者从肾即贯肝，果然乙癸是同源。又上贯膈即入肺，金水之脏相联系。肾气虚时喘嗽多，下元摄纳求真理。直上行兮循喉咙，侠于舌本声音通。一支从肺络心脏，交手厥阴注于胸。

【注】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端，是上承膀胱足太阳经来者，而自小指以斜向足底心，是为本经所出之涌泉穴。乃向足底内廉，在内踝骨下微前有骨耸起者，是名然骨。经脉出于此骨之下，即本经之然谷穴。又循踝下向后，即本经之太溪穴。其别者直入足跟中，即本经之大钟穴，足跟为人身先天之本，亦如树之有根，正以肾脉流注此中之故。所以足跟或软或痛，皆属肾之不足。其上行者，则从内踝之后，直上腠内，即本经复溜、交信、筑宾诸穴之部。又出于腠中内廉，有动脉应手，即本经之阴谷穴。其经脉之行于内者，则从此上循股内后廉，直上侠脊而至腰中，以属肾脉，络于膀胱之府。又其直者，即从肾脏上行，贯于肝脏，所以肝肾为病最多相因，古所谓乙癸同源者，有自来矣。又上则过膈膜，而入肺脏，此又金水二脏，亦多相因为病之理。凡肾气不纳，冲激上乘，为嗽为喘，皆与肺金同病，读此可悟上肺下肾，息息相通，是皆中医生理学之上乘禅也。又其上者，则即循肺管，上至喉中，侠于舌本，是即肾气上承，发为声音之原理。如其少阴之气，不能上承，则声音不出，舌本强矣。又其支者，则从肺以络于心，是又即西学家心肺互为循环之理，而少阴经络，即注于胸中，以交于手厥阴经心包络矣。

【存疑】寿颐按：经文本经循行，自上股内后廉以上，只言贯脊属肾络膀胱。又言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循喉，侠于舌本。皆言其行于腹中、胸中者，此脉从股内后廉，上行贯脊，明明从背后入内，然本经俞穴，则自横骨大赫以上，直至臑中俞府，皆行于腹部而上至胸中，必与背后之贯脊一支，分道而驰。乃《甲乙》、《千金》、《外台》诸书，皆无一字及之，正与

〔1〕 谷 原作“是”，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脾足太阴之脉，自入腹以后，只言入内，而不及府舍、腹结诸穴之部位者同，盖亦夺佚一节，致令内行之经络，不能与在外之俞穴互为引证，其阙文亦与脾足太阴一条相等。则马元台等诸注家，皆以贯脊属肾络膀胱，及上贯肝膈一节，与横骨大赫以上一十七穴，参互并讲者，亦必不能一线贯注矣。

肾足少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肾之经兮足少阴，脉起小指趣足心（趣音娶，向也）。蹠指宛宛涌泉出，踝前骨下然谷寻。太溪踝后大动脉，先天根基此其宅。大钟络穴足踵中，转到水泉溪下核（水泉在太溪下）。踝下一寸名照海，阴跻之源记所在。更自太溪向上求，复溜交信双双逮。前者傍骨后傍筋，踝上二寸两无碍（复溜、交信二穴，俱在内踝上二寸，但复溜在前傍骨，交信在后傍筋）。更直上行交三阴，腓膈之内记筑宾。相离内踝已五寸，抵膝辅下阴谷临。从此上升径入腹，阴上横骨形如轴。穴去中行只五分（行音杭），循行直上齐蠡蠡。大赫气穴四满承，中注育俞过商曲。石关复阴都，通谷幽门续。幽门正当巨阙旁，育俞横与齐心属。冲脉相依并道来，一十一穴，距离寸许无盈缩。复上乃离寸六分任脉中行，旁开二寸勿浑沦。步廊神封灵墟遽，神藏臄中俞府以次循。二十七穴到此了，巨骨穴下璇玑邻（俞府二穴，正在大肠手阳明经巨骨穴直下，亦与中行任脉之璇玑穴相并）。

肾足少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 涌泉** 一名地冲。在足心陷者中，屈足蹠指宛宛中央。
- 然谷** 一名龙渊。在足内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
- 太溪** 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陷者中。
- 大钟** 在足跟后踵中，足少阴络，别走太阳者。经文所谓别入跟中者即此。
- 水泉** 足少阴郄，去太溪下一寸，在足内踝下。
- 照海** 阴跻脉所生，在足内踝下一寸。
- 复溜** 一名伏白，一名昌阳。在足内踝上二寸，前傍骨陷者中。
- 交信** 在足内踝上二寸，后傍筋，阴跻之郄。
- 筑宾** 在足内踝上五寸，腓分中。
- 阴谷** 在膝下内辅骨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应手，屈膝得之。
- 横骨** 一名下极。在大赫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去中行旁开五分。
- 大赫** 一名阴维，一名阴关。在气穴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 气穴** 一名胞门，一名子户。在四满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 四满** 一名髓府。在中注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 中注** 在育俞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 育俞** 在商曲下一寸，直脐旁五分，冲脉足少阴之会。
- 商曲** 在石关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 石关** 在阴都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 阴都** 一名食宫，在通谷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

通谷 在幽门下一寸，陷者中，冲脉足少阴之会。
幽门 一名上门。在巨阙旁半寸陷者中，冲脉足少阴之会。
步廊 从幽门上行一寸六分陷者中，去中行旁开二寸，仰而取之。
神封 在步廊上一寸六分陷者中，亦去中行旁开二寸，仰而取之。
灵墟 在神封上一寸六分，亦去中行旁开二寸陷者中，仰而取之。
神藏 在灵墟上一寸六分，亦去中行旁开二寸，陷中，仰而取之。
或中 在神藏上一寸六分，亦去中行旁开二寸，陷中，仰而取之。
俞府 在巨骨下，侠任脉之璇玑旁各二寸陷中，仰而取之。

卷之下

心主手厥阴经脉循行经文

心主手厥阴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考正】心主手厥阴之脉，今本《灵枢》手厥阴下有“心包络”三字，《太素》有“心包”二字。惟《脉经》只作心主手厥阴之脉，与诸经脉起句一律，最为古本。《太素》、《灵枢》盖为后人增益，兹从《脉经》。下循臑内，各本作“循臑内”，惟《太素》循上重“下”字，盖上句抵腋下，尚在胁肋之间，此句重“下”字，言由腋下而下臑内，较为明白，从之。

【存疑】心之包络，一称心主，原出于《素问》、《九灵》。而《难经》、《甲乙》、《脉经》诸书，并皆有之，其名最古，久为吾国医界生理学之金科玉律，固已万无致疑之余地。唯寿颐窃以生理之实在证之，则所谓心包络者，盖即心脏外廓之脂膜，在本脏外膜之内，不能析而为二，并非此心之外，更有一重脂膜，包而络之。心之为体，下尖锐而上硕大，上部周围，确有油膜，而下半则无之。然此上部之油膜，仍在心脏外膜之内，初非别有一层，包裹其外，如大小肠外之油膜者然。今自有解剖家之脏腑模型在，膈上心肺二脏，四围皆极光洁，绝无油膜粘连，是其确据。所以西学生理各书，从无言及心脏之外，更有包而络之者，试更浅而言之，参观屠肆之猪心，亦复如是，则又妇孺咸知，无庸辞贵矣。唯近时之新出西学生理书，亦间有所谓心囊者，则即以中国心包络之旧说，而附会为之。《合信氏全体新论》初无是说，即绘生理图者，及制成之脏腑模型，皆无是也。以此知心囊之说，殊不足据，读者不必致疑于不佞可也。而说者乃谓心有脂膜，即是心之外廓，所以护卫吾心，如君主之有宫城，使外邪不致侵犯心脏者，岂非纯是理想？而乃竟以此莫须有之事，名曰心主，岂心之为脏，不可为主，而唯此钱钱^{〔1〕}之脂膜，乃为吾心之主，轻其所重，重其所轻，最是生理学中绝大障碍。寿颐窃谓十二经络，分配脏腑，在古人固已不无附会，盖脏者藏而不泻，腑者主受盛而司消化传导，以至排泄滓秽，如府库之司出纳。曰脏曰腑，其义极确。五脏五腑，各有实在。形形色色，确然可数。然以之分系于十二经络，则脏属阴，腑属阳，六阴六阳之经，各余其一，不能铢两相称。而吾身胸腹之中，又不能更有二物，可以名之脏腑，系以经脉者。若仅就此十者，配以十经而止，则手足阴阳，更不平均，于是古人不得不寻出心包、三焦二者，以分配此一阴一阳之经，终是无聊之极思，未免矫揉造作^{〔2〕}，以视五脏五腑之纯属自然者，岂不显有

〔1〕 钱钱(jiān 煎) 浅少貌。朱熹《周易本义·贲》：“束帛，薄物，钱钱，浅少之意。”

〔2〕 矫揉造作 使曲者变直为矫，使直者变曲为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囊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后谓装模作样的举止为矫揉造作。

区别？乃谓此心脏中之脂膜，可以别有经络，与吾心并辔分驰^{〔1〕}，得毋骈拇支指^{〔2〕}？且经脉篇所言手厥阴脉之循行，曰起于胸中，循胸出胁，抵腋下，循臑内，入肘，下臂，入掌中，循中指外出其端，盖亦与手少阴之脉并道而行，其为骈枝，更不待言，即所述是经为病，曰手心热，掌中热，臂肘挛急，腋肿，胸胁支满，则以经脉所过之分野而言，固无与手心之为脏，及心之包络也。曰心中澹澹大动，善笑不休（澹澹，今《灵枢》作“憺憺”。《脉经》、《太素》皆作“澹澹。”寿颐按：澹澹，动貌，澹为正字，憺乃假借字。善笑，今《灵枢》作“喜笑”，盖误。《脉经》、《千金》皆作“善笑”，于义为长，兹从之。烦心心痛，则仍是心之为病，不能以此属之心包，而谓与心脏无涉也，岂非两经不啻^{〔3〕}一经，而为病亦无以异之明征乎？今之西学家言，恒谓肝之与胆，体用皆同，为病不能区别，治中学者，乍闻其说，未免以为可异。然试以病情病理，反复思之，始觉西医此说，确不可易。则旧学十二经中之足厥阴、足少阳两经，尚在一陶同冶，无所判别之例。而此手少阴、手厥阴之两经，即以经脉所过而言，亦是两两并行，无所岐异。而为病更必不能有此疆尔界之辨，益足以证经分十二之难以尽信，始悟古人以十二经络分属脏腑一说，盖自五脏肠胃数经以外，固自有不可拘泥不化者，而尤必以手厥阴之心包、手少阳之三焦两经，更是凭空结撰，无中生有（三焦经络之可疑，详见后三焦手少阳经脉存疑条）。夫以生理之真相言之，凡诸经脉，皆是血管，其源固发于心左下房，遍行周身，而菹归于心右上房。其贯通于诸脏腑者，皆其路径之循行，而必非各脏各腑，自有血管，各行其道，可以彼此独辟一径。此在今日解剖之学大昌，固已尽人能知，圣人复起而不可移易。唯血管既必贯穿脏腑而过，则各脏各腑固有之功用，亦必藉此血管之流通，以传达于肢体。故脏腑即以经脉为之支干，而经脉亦即以脏腑为之根本，此理亦必不可复易。观于经脉篇所称某经生病，则为某证，即属之于某脏某腑，其确而可指，信而有征者，恒觉其自有息息相关之至理。凡在有阅历有经验之医家，谁不心领神悟，是以寿颐亦恒谓经脉脏腑之说，确有旧学家精神荟萃之处，必不可醉心欧化，一概抹煞，竟以为大辘椎轮^{〔4〕}，不复适用，独于心包、三焦二者，则胸腹中本无此一脏一腑可指，而乃附庸于脏腑之列，试问所谓手厥阴、手少阳之经者，将以何处为本根之所？总之血管周流，固未尝实有此十二支之大经大隧，则断章取义，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即使阙此二经，不满十二之数，亦何不可？际此开明之世，又奚能处处为古人曲护，致貽国学之玷，而授人以口实之资。且吾侪治医，只欲求确当之生理病理，可以疗治得效耳，亦正不可徒受古人之愚。是以《难经·二十五难》独谓心主三焦，皆是有名无形，盖已有见于此二者之无从指实，特为实事求是之论，可见先秦之世，已有极确切之表示，不肯如塗塗附，最是名正言顺，斯为古人之不可及处，何以后之学者，反谓心本无为，而包络相火代君行事，岂非专制时代，推崇君主，工于媚灶之妄想？其亦知心脏乃血脉之总枢，安得谓之无为，即欲以人君为喻，则贤君响明而治，唯日孜孜，亦安有端拱无为，一任权相代其行事之理？此唯秦二世明熹宗之为君，而赵高、魏

〔1〕 并辔分驰 并辔，谓二马同进也。分驰，谓二马分道奔走。

〔2〕 骈拇支指 《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唐成玄英疏：“骈，合也，大也，谓足大拇指与第二指相连合为一指也。枝指者，谓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喻多余无用之物。

〔3〕 不啻(chì 翅) 无异于。明归有光震川集十五《花史循记》：“百年之内，视二千余年不啻一瞬。”

〔4〕 大辘椎轮 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辘之始，大辘宁有椎轮之质。”大辘，华美的大车，椎轮，无辐的车轮。比喻事物进化，由简到繁，由粗到精。后也称创始者为大辘椎轮。

阍用事之景象，乃始有此怪状，而言医之士，犹复一盲群育，更唱迭和，何其鄙陋齷齪，一至于此，殊可骇矣。

心包手厥阴经脉循行歌

手有厥阴号心包，心家派衍是分条。起于胸中下贯膈，经历中下络三焦。上支循胸即出胁，下腋三寸抵两肘（音去刼切，读如怯）。乃循膻内正中行（行音杭），太少之间此安插。既到肘中又下臂，两筋中间寻统系。复过（过音戈）手腕掌中心，直出中指君须记。一支即自掌中分，第四指侧是其根。更出指端交阳络，少阳手脉此中掄。

【注】手厥阴之经脉，旧学虽曰心之包络，寿颐每谓心本无此包而络之之物，则仍是心经之派衍，分此条目耳。起于胸中，亦即心脏之发血管也。下过膈膜，以联络于中下二焦，经文于络三焦之句，独用一“历”字，则以经历遍历为义，可见三焦有上中下之分，并不专在下处，特以历字明着之，则三焦非特有一物可知，何以后之说者，偏欲自生一义，强指一件以名之。痴人说梦，妄诞极矣。其上行之支，即由胸而出于胁肋之间，下腋三寸，天池之穴，即其由胸中而横出于肌肉间之部位，乃上行以抵腋下，而行于膻内正中，在太少两阴经之中间，由此入肘内，以下至臂过腕，抵掌，皆出正中，直循中指，以出爪甲内侧之端，本经之脉，至此而终。其又一支则自掌中而分，以出第四指无名指之侧，直至指端爪甲外角，所以交于手少阳经也。

心主手厥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手厥阴穴九易知，腋下三寸起天池。乳后寸许脉所出，阴阳厥少同相依。绕行过腋到膻内，去腋二寸天泉会。直下正中一线寻，屈肘陷中曲泽贯。郄门去腕有五寸，下行二寸间使准。复一寸兮内关来，厥阴络穴最堪认。大陵掌后记横纹，掌内劳宫屈指掄。直出中指甲内角，井穴中冲此处扪。

心主手厥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天池 一名天会。在乳后一寸，腋下三寸，着胁，直腋，擗肋间，手厥阴、足少阳脉之会（擗，掘起之貌）。

天泉 一名天湿（《甲乙》作“天温”。颐按：湿字温字俱可疑，姑从《外台秘要》）。在曲腋下二寸，举腋取之。

曲泽 在肘内廉横纹陷者中，动脉屈肘得之。

郄门 在掌后，去腕五寸。

手指内侧或外侧，然阴经行于内，出指端内侧爪甲角者为多，依次推之，当补“内侧”二字。

三焦手少阳经脉循行经文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交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徧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侠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颞。其支别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兑眦。

【考正】循手表，今《灵枢》表下有“腕”字，《甲乙经》、《脉经》皆有“腕”字。惟《太素》无之。寿颐按：是经由指上行，出于臂外，固不能不出于腕，然曰循手表，出臂外，则不言腕而腕自在其中，表即外也。若于手表之下，加一“腕”字，则此一字，不能成句，属上属下，皆不可通，盖浅者不谙文义，误以为不言手腕，有似脱佚，而妄补之，乃至不成句读。不堪一至于此，直可喷饭。《太素》无之，是也。《甲乙经》及《脉经》皆衍一“腕”字，非。今依《太素》删。交膻中，各本皆作“布膻中”，唯《脉经》作“交膻中”。寿颐按：布有散布之义，此以一脉入膻中，所以属于上焦者，不当以分布散布取义，《脉经》作“交膻中”，乃交会上焦之意，兹据以订正。徧，今《灵枢》作“循”，《甲乙》则作“徧”，《脉经》、《太素》皆作“徧”。寿颐按：三焦有上、中、下三部，而此经脉与之连属，则上中下三者，缺一不可。既交膻中，是为属于上焦，故必下膈，更以连属于中焦、下焦。古人独于此节属字之上，加一徧字，是其心思缜密之处。正与手厥阴经条中之历络三焦一句，独多一“历”字者，彼此互为呼应，必如是乃见得三焦本非一部，始无遗漏之虞，而后人之或谓三焦即是油膜，或谓三焦别有一物，种种乡壁虚构之妄说，亦可不辨而自明。《脉经》、《太素》作徧历三焦者是也，《灵枢》、《甲乙》皆讹，兹据以订正。侠耳后，今本《灵枢》作“系耳后”，《甲乙经》、《脉经》皆作“侠”。寿颐按：是经由耳后行，非维系于耳后，不当言系。侠即夹字之假借，此以两耳后之两经而言，故曰侠。《甲乙经》、《脉经》是也，今新刻之两本《太素》，正文作“徕”，而杨上善有注曰：徕，古帝反，有本作“侠”。是杨氏所见，亦有作侠者。盖侠误作“徕”，而《灵枢》又改徕为系，更不可通，兹据《甲乙》、《脉经》及《太素》注订正。下颊之颊，《灵枢》、《甲乙》、《脉经》皆作“额”。寿颐按：是经由耳上角以下行至颞，不及于额，作“额”非是，《太素》作“颊”是也。《甲乙经》、《脉经》正文虽作“额”，而皆有校语，云一作“颊”，则作“颊”者是，兹据以订正。其支别者，各本皆无别字，惟《素问·诊要经论》王注引作“其支别者”，于义为备，兹据以增“别”字。

【存疑】三焦之称，明指此胸腹中之上、中、下三部而言。胸中心肺之位，则曰上焦；膈下脾胃之位，则曰中焦；腹中肝肾膀胱大小肠之位，则曰下焦。此理至浅，无事高论，参考经文，灼然可见。故曰上焦如雾，则胸中阳气之蒸腾也；曰中焦如沤，则胃中谷食之熟腐也；曰下焦如渫，则二便排泄之滯秽也。分析以形容其状况，尤为明白如绘，而谓此包涵胸腹全部之三焦，亦自别有一系之经脉，以与各脏各腑，别树一帜，分道扬镳，类乎不类。即以经脉篇此节循行言之，所过部位，固极曲折分明，然除历络三焦一句以外，何以知其为三焦之经脉，而非其他脏腑之经脉？且以本节为病征之：曰耳聋，浑浑焯焯，目兑眦痛，颊痛，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皆经脉所过之分野，谓之上焦为病，或可勉强凑合，然已与中下二焦，杳不相及；又曰嗌肿、喉痺、汗出，则殆以少阳相火为病而言，更与上、中、下三者，无一毫连属之理，则所谓手少阳之脉者，亦何独不可与其他脏腑相为统系，而必系之以

“三焦”二字？乃谓与心之包络，相为表里，其理果从何处寻来？盖几于呼马呼牛，惟吾所欲，试问诸脏腑之经脉病情，奚有此空空洞洞、痛痒不关之例？此寿颐所以疑为古人无中生有，借以凑成十二经络者也。《难经》独谓三焦有名无形，确是至当不易。既统上中下三者皆在其中，更何有形之可言？亦既无形，则经脉又将何所系之？而后人强作解事，造出许多臆说者，亦正不足辨矣。

三焦手少阳经脉循行歌

少阳手脉统三焦，第四指端井穴标。上指外廉出手表，直行记取正中爻（行音杭）。循臂贯肘到膈外，肩端陷中上肩解。交过（过音戈）足脉少阳经，直抵大椎诸阳会。绕向缺盆乃入里，膻中之部心包系。贯穿膈膜中下联，徧属三焦须切记。支络别从缺盆出，上侠耳后最密切。环行耳上折于前，屈曲下颊乃至颔。一支分自耳之后，直入耳中太阳遶。乃出耳前到耳门，经过上关又前走。此间且与本经交，原来颊上添三毫，上兑发际抵外眦，本经尽处指眉梢。

【注】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第四指端爪甲角之外侧，是本经井穴之关冲穴，乃循第四指外侧歧骨间之腋门穴，过第四指本节后之中渚穴，以出手表腕上正中之阳池，循此上行手臂外侧正中一行，过外关、支沟、会宗、三阳络、四渎诸穴，贯肘外正中，上行膈外廉中行，历天井、清冷渊、消泺，膻会诸穴，乃上肩端陷中之髃穴，是即手太阳经之所谓肩解也。又至缺盆上足少阳之肩井穴，与足少阳阳维脉会，乃交过足少阳位，至肩井后一寸之天髃穴，以到脊骨大椎六阳齐会之上，复折向前，由缺盆而入里，交膻中以络心包，联属上焦。又下行过膈，联属中、下二焦。经文徧属三焦一句，最当注意，即此可知三焦非指一处而言。其又一支，则即从缺盆向上，过于项侧之天牖穴，又两两从耳后上行，过翳风、瘰脉、颅息诸穴，乃至耳上发际之角孙穴，又环行向前，屈曲下颊而至于颔。其又一支，则自耳后分支，迳入耳中，以会手太阳经之听宫穴，即自耳中出走耳前之耳门穴，上行过足少阳经之客主人穴（亦名上关），至此则与从耳上角屈曲下颊之本经，交贯而上，经文之所谓交颊者，正在此间，乃一经两络，自为交互，非左右两经之能交互也。今之绘经穴图者，于此交贯之处，不得不复出一笔，是真绘事家之所谓颊上添三毫者矣！乃又上至耳前兑发际之和髃穴，而终于目兑眦外眉后陷中之丝竹空穴，则正在眉梢眼角间也。

三焦手少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手少阳俞二十三，关冲穴起名指尖。腋门本节歧骨缝，中渚节后陷中拈。阳池手表正当腕，外关络穴一线贯。离池二寸记中行（行音杭），更一寸兮支沟现。会宗一穴最离奇，古籍难知且阙疑。浪说腕间亦三寸，空中有穴又谁欺。此去乃求三阳络，沟上一寸又确凿。复上一步四渎来（复去声），肘前五寸易探索（易音异）。肘后一寸天之井，更上二寸渊清冷。从此推寻肩下端，膈外对腋消泺认。离肩三寸膻之会，肩头陷中肩髃在。缺盆向上问天髃，肩井后边大骨外（肩井，胆足少阳经穴）。天容穴后天柱前，完骨之下天牖联（天容，小肠手太阳经穴；天柱，膀胱足太阳经穴；完骨，胆足少阳经穴）。耳后翳风又瘰脉，上寻颅息青络边（翳风、瘰脉、颅息三穴，皆在耳后，翳风居下，瘰脉居中，颅息居上，有青络脉可辨）。角孙乃

出耳廓上，耳前起肉耳门旷。上看鬓发是和髻（看平声），丝竹有空眉头傍（傍读依傍之傍，去声，音蒲浪切）。

三焦手少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关冲 在手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寿颐按：手之第四指指端爪甲角，《甲乙》、《外台》不言在外侧，惟以阳经例之，多起于外侧甲角，小肠手太阳经之少泽穴是其例。且腋门一穴，则在手小指次指之歧骨间；中渚一穴，则在手小指次指本节后，是经之行于无名指外侧明甚，故自明以来，皆谓关冲在第四指端之外侧爪甲角。

腋门 在手小指次指歧骨间陷者中，握拳取之。寿颐按：腋门，《甲乙》、《外台》皆如此，而元明以来，各书多作液门，此孰正孰讹，虽不可考，惟以《甲乙》、《外台》，终是占本，姑仍其旧。

中渚 在手小指次指本节后陷者中。

阳池 一名别阳，在手表腕上陷者中。

外关 手少阳络，在腕后二寸，两骨间陷者中。

支沟 在腕后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

会宗 在腕后三寸空中。寿颐按：此会宗一穴，《甲乙》、《千金》、《千金翼》、《外台》诸本，皆谓在腕后三寸，与支沟同一部位，最不可解，而曰空中，尤为可疑。是以明人程敬通校《外台》曰：支沟在腕后三寸两骨陷中，会宗亦在腕后三寸空中，腕后空，惟两骨陷中耳，别无有空也；一云在腕后三寸空中一寸，而三阳络又在支沟上一寸，会宗故未易取也，则此穴分寸，古本必有讹误。马注《灵枢》，乃谓空中有穴，真是梦话。《医宗金鑑》谓从支沟外开一寸，会宗穴也，以支沟会宗二穴相并，平直空中，相离一寸云云，则从《外台》别本之“空中一寸”四字，而附会为之，本非确有所据，然说来仍是模模糊糊，渺无实在，尤其可怪，亦复何苦？凡为古书作注，而欲于必不可通之处，师心自用，强作解人，最是贻误后学，大不可训。

三阳络 在臂上大交脉，支沟上一寸。

四渎 在肘前五寸，外廉陷者中。

天井 在肘外大骨尖后一寸，两筋间陷者中，屈肘得之。

清冷渊 在肘上三寸，伸肘举臂取之。

消泺 在肩下臂外，开腋斜肘分下行。寿颐按：“分下行”三字不可解，盖言取穴之法，此三字必有误，以《外台》、《千金》、《千金翼》皆如是，姑仍其旧。《甲乙》行作“肱”，有校语云：一本无“肱”字。可知此句之讹误多矣。《金鑑》改作“肘上分肉间”，亦是臆说。

臑会 一名臑髎，在臂前廉，去肩头三寸。

肩髃 在肩端臑上，斜举臂取之。

天髃 在缺盆上，肩大骨之后，直足少阳经肩井穴后一寸。

天膺 在颈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后，天柱前，完骨下，发际中，上斜侠耳后一寸。

翳风 在耳后陷者中，按之行耳中，手足少阳之会。

瘰脉 一名资脉。在耳后中间，鸡足青络脉中。寿颐按：鸡足青络脉，盖谓耳后之青色络脉，形如鸡爪也。

颅息 在耳后上间青络脉中。

角孙 在耳廓中间，发际下，开口有空。手太阳手足少阳三脉之会。

耳门 在耳前起肉，当耳门缺者。

和髎 在耳前兑发下，手足少阳之会。

丝竹空 一名目髎。在眉后陷者中。

胆足少阳经脉循行经文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兑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手少阳之脉，入缺盆。其支别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兑眦后。又支者，别目兑眦下颔，合手少阳于颔，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行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肋，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入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出小指次指之端。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入爪甲，出三毛。

【考正】却交手少阳之后，《甲乙》、《太素》、《灵枢》手少阳上皆有“出”字，惟《脉经》无之。寿颐按：上文所谓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者，盖从耳后直下，循颈，行于手少阳经颞息、瘰脉、翳风三穴之前。至肩上者，即本经肩井穴之部位，与少阳经会合（《外台》谓肩井，手足少阳阳维之会），乃交过手少阳经之后，而会合于六阳齐会之脊骨大椎，未尝出于肩头，固无所谓出，且明言由手少阳之前，以交手少阳之后，则必从此以会大椎，由外及中，更不能加一出字，《脉经》无之是也，《甲乙》、《太素》、《灵枢》皆误，盖浅者误依三焦手少阳之经文，交出足少阳之后一句而妄增之，所谓断鹤续凫者矣。厥论王注引无却字，亦误。

其支别者，《甲乙》、《太素》、《脉经》、《灵枢》皆无别字，而王注《素问》五脏生成篇、诊要经终论、厥论，三引皆作其“支别者”，于义为备，兹从之。又支者，《甲乙》、《太素》、《脉经》、《灵枢》，又皆作“其”，惟王注《素问·五脏生成篇》作“又支”，文义更为明析，兹从之。但彼处王注支下衍“别”字，则与下句复。别目兑眦下颔，各本颔字皆作“大迎”，惟王注《素问·五脏生成篇》过在足少阳厥阴节，引作“别目兑眦，下颔”。寿颐按：上言别目兑眦，下言合手少阳于颔，则此句正在目之下，颔之上，而大迎在颌，不得先言下之大迎，而后言合于颔。王注五脏生成篇所引是也。《甲乙》、《太素》、《脉经》、《灵枢》，及王注厥论，无一不误，兹从五脏生成篇注校改，可谓绝无仅有之古本矣。又此句别目兑眦，《甲乙》、《脉经》、《灵枢》，皆无“目”字，惟《太素》有之，王注《素问》五脏生成篇、厥论引皆有，兹据以补。合手少阳于颔，《甲乙》、《灵枢》阳下有“抵”字，《太素》、《脉经》无之。寿颐按：手少阳经从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颔，而足少阳经自目兑眦下行，以合手少阳于颔，此五字作一句读，既有合字，而再加一抵字，于义为复迭，且文亦不顺，此浅人妄加者也。《脉经》、《太素》是，王注《素问·厥论》引亦无抵字，兹据以删。其直行者，各本俱无“行”字，唯王注《素问·厥论》引作“其直行者”。寿颐按：此承上文交手少阳之脉句，言此经之直行于外者，与入缺盆一句，彼此内外两途，明言直行，于义尤为显著，兹据以补“直”字。循胸，《甲乙经》、《脉经》俱作“循胸中”。寿颐按：此言经脉之行于表者，自腋循胸肋而下，直至季肋，以及环跳，与入里之一支，出气街绕毛际者相合，非里行之脉，不当称胸中，且少阳行身之侧，皆在两旁，尤不可谓之胸中，《甲乙》、《脉经》误衍。《太素》、《灵枢》止作“循胸”，是也。兹据以删“中”字。下入外辅骨之前，各本皆无“入”字。唯《素问·厥论》王注所引有之，于义较备，兹从王注增。循足跗，

各本皆作“循足跗上”，唯《素问·厥论》王注无“上”字。寿颐按：但言循足跗，于义已足，此盖因下文别跗上而误衍，王注是也，兹从之删“上”字。出小指次指之端，各本出皆作“入”，《灵枢》、《太素》端作“间”，唯《脉经》作“出小指次指之端”，《甲乙经》亦作“端”。寿颐按：此句乃足少阳经之络，即足四指端之窍阴穴，若作“小指次指之间”，则未及指端，于文为不备矣，《脉经》是也，兹据以订正。还贯入爪甲，《灵枢》、《太素》无“入”字，《甲乙》、《脉经》皆有之。寿颐按：上出大指之端，是少阳之终，而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上，此言两经交接之部位，出大指端而还，至于指甲后之丛毛，故曰还贯入爪甲，《脉经》、《甲乙经》是也。兹据以增入字。

胆足少阳经脉循行歌

胆足少阳起兑眦，上抵头角向后迤（迤同迤。音以。邪行也）。折入耳后直下行，手少阳前相为比（去声，读如避，近也）。缺盆之上两阳逢（手足两少阳经，即肩井穴），转达六阳大会中。交到缺盆乃入里，一支耳后别寻踪。此支入耳复折出，耳前听会即其穴。过上关前抵目旁（上关即客主人，本经穴名），此无去路盖有缺。经文说在眦之后，证以俞穴乃不偶。本神阳白折上行，绕到风池何处究（此支自过上关，以至目兑眦，经文遂无去路，盖有阙文，且经文则谓至目兑眦后，而本经俞穴有本神二穴，乃在发际，又自眉上阳白穴直上，环过头项两旁，而至脑后之风池，一线直行，经文皆缺，莫可究诘，说详下文注中）。一支复自眦边别，二少阳经又会颞。颊辅之间到项旁，自会缺盆合为一（至此与前者入缺盆之本经相会，乃以二支合为一支）。从兹行里入胸中，属胆络肝脏腑通。行身之侧循胁里，下趋少腹气之街^{〔1〕}。前阴分野属肝胆，环绕毛际是其范。过此横开环跳中，髀枢大骨髀之厌（经文之所谓髀厌中，即髀枢，大骨之白，本经之环跳穴，此一支之行于胁里者，自缺盆而入，至毛际以横出于环跳之部）。直行原自缺盆来（行音杭），腋下循胸侧面排。胁肋都缘肝胆位，直趋髀厌弗疑猜（此一支之行于胁肋表分者，即从缺盆行于腋下，循胸侧肋肋下行，以至髀厌中环跳之位，而于行里之本经，又合为一）。从兹直下髀之阳（髀阳即髀外），膝辅外廉脉道长。外踝之间抵绝骨，转前跗面认平行（行音杭）。本经尽处到足指，爪端井穴指之四。别支又自跗间分，拇指丛毛厥阴至。

【注】足少阳脉，起于目兑眦旁之瞳子髎穴，所以承接手少阳之经脉也。自此上抵于头角，向后而行，即颌厌、悬颅、悬厘、曲鬓、率谷诸穴之部，乃环过耳上角，以下耳后，循颈，行于手少阳经之前，即天冲、浮白、窍阴、完骨诸穴，乃至肩上之肩井穴，与手少阳经会合，而向后之柱骨，以共会于六阳大会之大椎第一节，乃左右两经，交互向前，从缺盆入里，此为足少阳经脉之第一节（本经虽未言交会大椎，然手阳明经脉，已言上出于柱骨之会上，是指天柱大椎第一节而言，手足六阳之经，皆会于此，故曰会上。足少阳之脉，与大椎会合，必在此交于手少阳后之处。手足六阳之经，惟膀胱足太阳经，以下项循肩髃内，天柱大杼之穴，密近大椎，则不言交会，而出于会上，人所易知，其余五阳之经，皆有入缺盆一句，即其经交会大椎，而又左右旁行以入缺盆者也。虽诸经皆不言明出于柱骨会上，则以手阳明经一条，先举其例，固无烦复赘耳。凡针灸家言足少阳经俞穴次序者，皆于瞳子髎穴之后，继

〔1〕街 原作“冲”（衝），据下文改。

以听会、客主人二穴，而后及于颌厌诸穴者，皆非也。经文明言起于目兑眦，即上抵头角，不当以听会、上关二穴，杂厕其间。其一支则自耳后而分，以入耳中，会于手太阳经之听宫穴，又出于耳前本经之听会穴，乃上过客主人穴，以至目兑眦后。其又一支，则从目兑眦分而下行，以会手少阳之颧髻穴于颧骨端，乃循颊车下颈，与前者入缺盆之本经相会，两支合一，以行于胸胁之里，下过膈膜，达于本脏本腑，络肝属胆，循行胁里身侧之部，直下以至气街。又环绕毛际，乃横开以达两髀枢之环跳穴，故肋肋前阴，皆属于肝胆分野，其自颊车下颈之直径行于外者，即从缺盆下行过腋，循胸胁以达季肋，即本经之渊腋、辄筋、日月、京门、带脉、维道、居髃诸穴，至环跳而与里行之一支，又合为一，于是从髀外直下，过风市、中渎、阳关三穴，循膝外辅骨之前，行于胫骨外廉之阳陵泉、阳交、外丘、光明、阳辅、悬钟诸穴，经所谓抵绝骨之端者，即此悬钟穴之位（《千金翼》谓悬钟一名绝骨），乃至外踝之下，斜前陷中之丘墟穴，转出跗面小指次指间之临泣、侠溪、地五会三穴，以至第四指端之窍阴穴，而本经已毕。其又一支，则自跗面而别，以出大指之端，所以交于足厥阴也。

【存疑】寿颐按：足少阳经，一支自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兑眦，即由本经之听会、上关二穴，以向上行，然经文此节，戛然而止，未有下落，且不能与下文联贯。考本经俞穴，有侠神庭旁三寸之本神穴，又有眉上一寸直目瞳子之阳白穴，复自阳白直上，有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诸穴，乃环过顶颠，以达脑后，有脑空、风池诸穴，而经文循行，无此一段，按其次序，盖经行客主人穴以后，当即循行于本神、阳白、临泣诸穴，是经文此间，必有阙佚，而向来读者，皆未注意及此，试以经文与俞穴，参互考证，脱节显然。正如足太阴经脉循行条中，亦脱去府舍腹结以上各穴一节之例，此必传写者之笔误，而人皆未之知者也。

胆足少阳经脉俞穴分寸歌

胆足少阳四十四，瞳子髻近目兑眦。上趋头角折后行，鬓骨之间诸穴至。曲角耳前号颞颥，颌厌悬颅记上隅。悬厘仍在耳前上，两少阳明会此俱。乃从耳上入发际，鼓颌有空曲鬓继。直上相离寸五分，发中率谷嚼牙试（率谷在耳上，入发际一寸五分，嚼齿则此处自能鼓动）。微微折后天之冲，入发二寸弗朦胧。循行直下取浮白，下于耳后此其踪（浮白、窍阴，下及完骨，三穴皆在耳后，经文所谓下耳后循颈者，即指此三穴之部位也）。枕骨下廉头窍阴，仍从耳后细推寻。再下发间是完骨，太阳足脉此同岑。经行到此有分析，直入耳中径又辟。出走耳前听会来，复折上行上关历（复去声，上关即客主人穴）。更到额颠是本神，太阳发际曲差邻。头维胃脉神庭督，七穴横开一例论（论平声，中行督脉之神庭，神庭两旁各一寸五分之足太阳经曲差，曲差两旁各一寸五分之足少阳经本神，本神两旁各一寸五分之足阳明经头维，七穴皆在额前发际，横列平开）。眉上一寸求阳白，正坐端庄目瞳直。上行入发五分量（平声），头之临泣此其宅。泣上一寸目窗缝，复一寸兮正营从（复去声）。又上寸半承灵续，更寸五分到脑空。直下耳后大筋外，发际陷中风池在。转出缺盆肩髃前，肩井诸阳阳维会（肩井乃手足少阳足阳明阳维诸脉之会）。腋下三寸号渊腋，折前一寸辄筋觅。蔽骨两旁日月来，乳下肋间，离任中行三寸五分隔（行音杭）。肾募京门又侠脊，十五椎旁是季肋。先从脐上五分求，推算两旁九寸五分直。带脉发于季肋下，迴身一周近腰髁，脐上二分，旁开六寸推，章门之下此分野（分音份）。下行三寸是五枢，又下五分维道俱。复三寸兮居髃到（复去声），跻维带脉此相于。髀枢白骨取环跳（跳字平声，古音无作仄声读者，今吴中

上语皆仄音，非也），太少两阳足脉交。膝上外廉有风市，手垂着髌指之梢（风市在膝上外廉两筋中，垂手着髌，中指尽处是穴）。膝上五寸间中渚，股骨外廉认分肉。下三寸来扣阳关，横鼻上隅陷中膺。膝下一寸阳陵泉，髌骨外廉一线绵。踝上七寸阳交至，斜欹^①寸许外丘联（自阳交向外斜欹下行则为外丘，在外踝上六寸）。光明之穴少阳络，踝上五寸试忖度。下行一寸阳辅承，更一寸兮悬钟着（入声，音直略切）。踝下丘墟微向前，四指之后临泣联。五会侠溪歧骨肉，窍阴爪角本经全。

胆足少阳经脉俞穴分寸考

瞳子髎 一名后曲。在目锐眦外，去眦五分，手太阳手足少阳三脉之会。

颌厌 在曲角颞颥上廉，手足少阳足阳明三脉之会（《广韵》：颞颥，鬓骨）。寿颐按：此即两鬓之骨，在额之角，故古人谓之曲角。经脉篇所谓起目兑眦，上抵头角者，即指此间诸穴。而各书之言经穴循行者，皆于瞳子髎穴之后，继以听会客主人两穴，而后及颌厌等穴者，与经脉篇循行次序不合，皆误。曲角，今本《甲乙》、《千金》皆作“曲周”，乃传写之误，吴江沈果堂所著《释骨》已言之矣。

悬颅 在曲角颞颥上廉。

悬厘 在曲角颞颥下廉，手足少阳阳明四脉之会。

曲鬓 在耳上入发际，曲隅陷者下，鼓颌有空，足太阳少阳之会。

率谷 今本《外台》作“蟀谷”。在耳上入发际一寸五分，陷者宛宛中。足太阳少阳之会，嚼牙取之。寿颐按：从齿嚼物，则此处自能鼓动，故曰嚼牙取之。

天冲 在耳上如前三分，入发际二寸，足太阳少阳二脉之会。

浮白 在耳后曲颊后，入发际一寸，翳风前，窍阴后，足太阳少阳二脉之会（翳风手少阳经穴）。

窍阴 在完骨上，枕骨下，摇动应手，手足太阳少阳之会。

完骨 在耳后，入发际四分，足太阳少阳之会（浮白、窍阴、完骨三穴，皆在耳后，此经文之所以于上抵头角之后，即继以下耳后者也）。

听会 在耳门前陷者中，张口得之，动脉应手（寿颐按：此从耳中会于手太阳之听官，而出于耳前是穴，经文所谓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者也。各本皆以为从瞳子髎穴而来，误甚）。

上关 一名客主人，在耳前上廉起骨，开口有空，手足少阳阳明之会。

本神 在曲差旁一寸半发际，足少阳阳维之会（曲差足太阳经穴。寿颐按：经文于出走耳前，至目兑眦后，即曰支者别兑眦，下颞，而无此本神、阳白以上诸穴之部位，必有缺文）。

阳白 在眉上一寸直目瞳子，手足少阳阳明阴维五脉之会。

临泣 在阳白直上，入发际五分，陷者中，正睛取之，足太阳少阳阳维三脉之会。

目窗 在临泣后一寸，足少阳阳维之会。

正营 在目窗后一寸，足少阳阳维之会。

承灵 在正营后一寸半，足少阳明维之会。

① 欹(qī 欺) 倾斜。杜甫《奉先刘少甫新画山水障歌》：“欹岸侧岛秋毫末。”

脑空 在承灵后一寸半，侠枕骨后枕骨上陷者中，足少阳阳维之会。

风池 在耳后侠玉枕骨下，大筋外，发际陷中。按之引于耳中，手足少阳阳维阳跷之会。

肩井 在肩缺盆上，大骨前，手足少阳足阳明阳维之会。

渊腋 在腋下三寸宛宛中，举臂取之。

辄筋 在腋下三寸，复前行一寸，着肋直蔽骨旁，两乳外。

日月 胆之募穴，在期门下五分，第三肋缝，乳下，直心蔽骨旁各三寸五分，足太阴少阴二脉之会。

京门 肾之募穴，一名气府，一名气俞。在腰中季肋下，脊骨第十五椎旁，侠脊，脐上二分，又两旁开各九寸半（季肋，肋骨之最短者，此节脊骨，即尾骶骨以上之第六节）。

带脉 在季肋下，脐上二分，又两旁开各六寸。

五枢 在带脉下三寸。

维道 在章门下五寸三分，足少阳带脉之会（寿颐按：章门，足厥阴经穴，带脉穴在章门下一寸八分，则维道即在五枢穴下五分）。

居髃 在长平下八寸三分，监骨上陷者中，阳跷足少阳之会。寿颐按：长平即足厥阴经之章门穴，则居髃即在维道下三寸；监骨，即腰髁骨，亦谓之髀骨。髀，音枯驾切。

环跳 在髀枢中，侧卧伸下足屈上足取之，足少阳太阳二脉之会。

风市 在膝上外廉两筋中，以手着腿，中指尽处是穴。

中渎 在髀外膝上外廉五寸分肉间陷者中。

阳关 在阳陵泉上三寸，髌鼻外陷者中。寿颐按：阳陵泉在膝下一寸，则阳关在膝上二寸，即在中渎之下三寸，髌鼻外廉之上隅。

阳陵泉 在膝下一寸，外廉陷者中。

阳交 一名别阳，一名足髃，阳维郄。在外踝上七寸。

外丘 足少阳郄，自阳交向外斜欹下行一寸，在外踝上六寸。

光明 足少阳络，在外踝上五寸。

阳辅 在外踝上四寸。

悬钟 足三阳大络，在外踝上三寸动者中。寿颐按：《千金翼》：一名绝骨。

丘墟 在足外廉踝下如前陷者中，去临泣三寸。

临泣 在足小指次指本节后间，去侠溪一寸半，陷者中。

地五会 在足小指次指本节后陷者中，寿颐按：马氏谓在侠溪后一寸，故《金鑑》谓去临泣五分。

侠溪 在足小指次指歧骨间陷者中。寿颐按：《甲乙》、《外台》谓在歧骨间本节前陷者中，然本节之前，指已分歧，不能复言歧骨，此穴盖在第四指后外间之歧骨中，不当言本节前，故马氏止谓在两歧骨间。

窍阴 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

肝足厥阴经脉循行经文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

之后，上膈内廉，循阴股，入毛中，环阴器，上抵少腹，侠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颞颥^{〔1〕}，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颠。其支者，从目系，入颊里，环唇内。其支别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考正】藜毛之际，今《甲乙》、《灵枢》藜皆作“丛”。寿颐按：《说文》虽有丛无藜，《玉篇》虽以藜为丛字之俗，然许叔重以聚训丛，知丛字本以聚为正义，则藜字从草从聚会意，不可谓为俗字，况叔重且谓丛字从取得声，则藜字形义声三者皆正，更非俗字之无理无义者可比。《玉篇》之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恐非梁时顾氏旧本。至《康熙字典》，则引《唐韵》谓藜乃丛之俗，然《唐韵》久佚，非康熙时所得见，盖亦本于《广韵》。《汉书·息夫躬传》：“藜棘棧棧，”已有此字，更不得与六朝北魏之俚俗讹体，同日而语，此安可以《说文》所无而鄙之？《脉经》、《太素》皆作“藜毛”，是为唐人旧本之一证，兹据以订正。王注《素问·阴阳离合论》篇，厥阴之表名曰少阳之泣，又作“藜毛”，当即藜字之讹，又可证启玄所见，亦正作“藜”。《太素》无际字，则以之上读断句，义可两通。环阴器，各本皆同，唯《灵枢》环作“过”，诊要经终论王注亦作“过”。寿颐按：环遶之义，亦犹胆足少阳之脉绕毛际，所以前阴诸病，多属肝胆火证。若曰过则但经过之耳，字义不同，《灵枢》非也。而诊要经终论之注，乃独与《灵枢》同者，斯可证《灵枢》即出于王启玄手定矣，兹据《甲乙经》、《脉经》、《太素》、《千金》各本订正。上抵少腹，诸本皆无“上”字，唯诊要经终论王注引有“上”字，文义较为明显，兹以之补。其支别者，各本俱无“别”字，唯《素问》五脏生成篇及脏气法时篇王注两引皆作“其支别者”。寿颐按：此支之分，即从上文属肝而别行，有别字，其义更显，兹从补之。上注肺，《太素》、《灵枢》如此，《甲乙经》、《脉经》、《千金》肺下皆有“中”字，脉要精微论王注则无之。寿颐按：此足厥阴脉之所以交接手太阴脉者，但注于肺，已是与属肺之太阴脉会合，固不必注入肺中也，兹依《太素》、《灵枢》订正。

肝足厥阴经脉循行歌

肝足厥阴在大指，爪甲藜毛脉所起。循依足跗上之廉，拇指内边骨缝是。踝前一寸折上延，此经本走两阴前。上踝八寸有交互，让出太阴退后边。上膈内廉复循股，环绕前阴少腹部，从兹夹辅胃之旁，肝胃相依木与土。此处属肝又络胆，脏腑经脉统包涵（读上声，音菡）。上过膈膜行身旁（过平声音戈），胁肋部居非泛泛。复行直上到喉咙（复去声），颞颥相连目系通。出额达颠会督脉，肝阳易动此其踪。（易，去声，音异）一支从目下颊里，遂行唇内亦其系。别支又自肝间分，交手太阴周复始（复，去声）。

【注】肝足厥阴之脉，起于足拇指爪甲后藜毛之际，其井穴即在藜毛间，《甲乙经》、《外台》所谓三毛中者是也。直行足跗上廉，即大指内侧筋骨间，本经之行间太冲穴也。又向后至内踝骨前一寸之中封穴，乃折而上行于胫骨前廉，在太阴少阴两经之前，追上过足太阴之三阴交穴，又至踝上八寸，乃交出太阴之后，以上至膝膈内廉，即本经之曲泉穴。又上循阴股内廉，即本经阴包五里二穴。乃出于气冲下之阴廉，过足太阴之府舍，循本经之急脉，环绕前阴，上抵少腹，会合任脉之曲骨中极关元，从兹向外前行，至季肋骨端之章门穴，上循胁肋，至乳下二肋间，去中行任脉三寸五分之期门穴而上，过两肋肝胆之分野。其内行之

〔1〕 颞颥 同吭噪。《太素》卷八注：“喉咙上孔名颞颥。”滑伯仁说：“咽颞也。”

脉,则自毛际入腹^{〔1〕},侠胃而上,此肝经为病,所以易于干犯胃府,为胃脘结痛,食不消化,或呕吐不食等证,木土关系,诚非无因,向来皆谓木能克土,泛说五行,尚非病理真相,徒令人厌。且胃腑肝脏,部位最近,此脉既侠胃而上,即连属于肝之本脏,又联络于胆之本腑。肝胆与胃,本是比连者也。其上行者,则上贯膈膜,由肺胃二系之后,上入喉间(喉咙即肺系,颇顛亦作吭噪,是即胃管),又直上以连目系,复出于额,上达顶巅,而会于督脉,此又足厥阴脉络直上之道路,宜乎肝火不藏之时,势焰上凌,为病极厉,唯此为行里之脉,不在肌肉之间,故无俞穴可言。又其一支,则从目系分别,以下颊里,而环于唇内,此亦无俞穴者。又其一支,则从属肝之处,分别上膈,直接手太阴经,而十二经脉,如环无端,周而复始矣。

【存疑】^{〔2〕} 经文上抵少腹以下至末句,其经脉皆循行于胸腹之里。考本经有乳下内廉之期门,季肋骨端之章门二穴,是必有在外经脉为之连属,复何待言,乃竟无一字及此,盖亦如太阴少阴两经之脉,自入腹以后,只言内而遗其外,同属阙佚。且《甲乙》、《外台》于任脉曲骨穴,明言任脉足厥阴之会,于中极、关元二穴,又谓是任脉足三阴之会,则足三阴经脉,皆循腹而上,与在内之支,原是并辔分驰,各有其道,岂非一大确证?此又宋元以后医家之所未悟及者也。

肝足厥阴经脉俞穴分寸歌

足之厥阴起大敦,拇指甲后丛毛真。此亦阴经所出井,太阴隐白与为邻。循指内边骨节缝,所流为荣行间动。本节之后太冲来,踝前一寸中封踵(中封在内踝前一寸。踵音种,接也)。蠡沟络穴少阳通,踝上相离五寸中。上到中都又二寸,更行一寸太阴逢(中都,在内踝上七寸,又上一寸,乃交过足太阴经,经脉篇所谓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者也)。膝关之俞盖骨近,犊鼻下端有二寸。膝内横纹是曲泉,厥阴脉入屈膝诊(章忍切,音軫,视也。此字无平声,俗语读如珍者误)。膝上^{〔3〕}四寸阴之包,股内筋间隐有槽。五里股阴寻动脉,折纹之下试推敲(五里在股阴横纹下一寸)。股内纹头斜向里,阴廉之丘近羊矢。气冲直下二寸离,去中二寸动脉是(羊矢非穴名,在胃足阳明经气冲穴下一寸,即股阴折缝之上,肉中隐隐有核者是。谓之羊矢者,盖以象肉核之形得名,亦即足阳明经气冲穴条中之所谓鼠溪也)。从兹斜上气冲外,旁出五分急脉在。厥阴大络按之坚,引系睾^{〔4〕}丸此针芥(急脉为睾丸之系,与睾丸相引,如磁之引针,珀之拾芥,所以睾丸为病,亦属肝络)。上寻季肋访章门,侧卧肘尖尽处扪。脐上旁开有六寸,少阳脉会是其垠。期门肋缝肝之募,巨阙两旁三寸五(巨阙,中行任脉穴,在鸠尾下一寸)。厥阴俞穴此为终,一十有四从头数。

肝足厥阴经脉俞穴分寸考

大敦 在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叶,及三毛中。寿颐按:《甲乙经》、《外台》原文皆如此。然既云去爪甲角如韭叶,又曰及三毛中,则此穴究在爪甲之角,抑亦在爪甲后之丛毛中,殊

〔1〕 兹向外前行……则自毛际入腹 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2〕 存疑 此段文字原脱,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3〕 上 原作“下”,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4〕 睾 原作“皋”,据前后文义改。

不分明，唯据足少阳经之终，曰贯爪甲出三毛，而足厥阴经之始，亦曰起于大指丛毛之际，则此穴盖不在爪甲之两侧，而即在爪甲后如韭叶之丛毛中，故《甲乙经》、《外台》，皆不言其在爪甲内角或外角。《甲乙经》及三毛之“及”字，盖是衍文，而《外台》承其误，或谓井穴多在指端爪甲之角，此穴不当独在甲后，然肾足少阴之井涌泉，亦不在指端，已开一例，且阴经之井，多在指端内侧，唯足之拇指，已有太阴之隐白，在爪甲内侧，则厥阴井穴，退后一步，庶不重复，足之三阴，厥阴居前，太阴居中，少阴在后，则大敦起于甲后毛际，从此向后，以至内踝骨前一寸，转而上行，正在太阴经隐白、大都、太白诸穴一系之上，路径亦自可想。而自明以来，乃谓大敦之穴，出于爪甲外侧之角，殊属无据。考刺腰痛论少腹满刺足厥阴，王启玄注谓太冲主之，在足大指本节后内间，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脉动应手，则是经行于大指后内侧内间，古有明文，可证马玄台所谓大指内侧为隐白，外侧为大敦之说，直是杜撰，而《医宗金鑑》亦承其误，不可信矣。

行间 在足大指间，动脉应手，陷者中。寿颐按：《外台》原文如此，《甲乙经》则无“应手”二字，言之皆不甚分明。今细按足拇指本节前骨节缝间内侧，自有动脉，按之应手，极为清晰，再证以王启玄所谓太冲穴在本节后内间，则本节骨缝内侧之动脉，即是行间之穴无疑。马玄台乃谓在两指歧缝中，而《金鑑》承之，亦谓在大指次指歧骨缝间，俱认作大指外侧者，非是。

太冲 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或曰一寸五分陷者中。寿颐按：《甲乙经》原文如此，《外台》则作本节后二寸半，今证以王注《素问·三部九候论》，及气穴论皆谓在本节后二寸陷中。又王注刺腰痛论谓在足大指本节后内间二寸陷者中，脉动应手，足厥阴脉之所注也，则作二寸者是，赖有启玄此注“内间”二字，而得以纠正近五百年认在大指外侧之误，此古书之所以大可宝，而读古人书，正不可不多方考求，以校订者也。

中封 在足内踝前一寸，仰足取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

蠡沟 足厥阴络，在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者。

中都 足厥阴郄，在内踝上七寸，胫中，与少阴相直。寿颐按：《甲乙》经文如此，《外台》则作中郄，一名中都。

膝关 在犊鼻下二寸陷者中，寿颐按：此膝内侧犊鼻之下，非指胃足阳明经之犊鼻穴。

曲泉 在膝内辅骨下陷者中，屈膝乃得之。寿颐按：《金鑑》谓在屈膝横纹头。

阴包 在膝上四寸，股内廉两筋间。寿颐按：《金鑑》谓股内廉有槽中。

五里 在阴廉下，去气冲三寸，阴股中动脉。寿颐按：王注《素问·三部九候论》谓在毛际外，羊矢下一半陷中，卧而取之，脉动应手。

阴廉 在羊矢下，去气冲二寸，动脉中。寿颐按：《金鑑》谓在羊矢下，斜里三分。

急脉 《甲乙》、《外台》皆无此穴，惟《素问·气府论》谓冲脉气所发者，厥阴毛中急脉各一。王启玄注急脉在阴髦中寿颐按：髦当作“毛”。以前明顾氏仿宋嘉祐刻本如是，姑仍其旧，此盖宋刻之误字。阴上两傍，相去同身寸之二寸半，按之隐指坚，寿颐按：隐指当作“应指”，此其旧刻之误字。然其按则痛引上下也。其左者中寒，则上引少腹，下引阴丸，善为痛，为少腹急，中寒、厥阴之大络，通行其中，故曰厥阴。急脉即髀之系也（以上皆《素问》王注原文，“其左者中寒”五字，疑有误），盖出于《中诰图经》诸书。考《太素》亦言厥阴毛中急脉各一，但上文无冲脉气发一句。杨氏亦无注语。《医宗金鑑》即据王注《素问》以补入足厥阴穴俞中，兹仍《金鑑》。

章门 脾募也，一名长平，一名胁髻。在大横外，直脐季肋端，足厥阴少阳之会，侧卧屈上足伸下足举臂取之。寿颐按：《明堂图》此穴在脐上二寸，两旁各六寸，《金鑑》仍之。李濒湖《奇经考》谓在季肋骨端，肘尖尽处，带脉所起，故《金鑑》亦谓侧卧取肘尖尽处是穴（大横足太阴经穴）。

期门 肝募也。在第二肋端，不容傍一寸五分，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举臂取之。寿颐按：《甲乙》、《外台》皆言此穴上直两乳，然不容为足阳明经穴，去中行任脉二寸。期门二穴，既言在不容旁一寸五分，则去任脉为三寸五分。与两乳之去中行四寸者，不相直矣。各本多以为上直两乳，非是。

督脉循行经文

《素问·骨空论》：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肉，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注】督任冲脉，皆发源于下，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故督脉起于少腹以下之骨中央（王启玄注谓即腰横骨围之中央。寿颐按：此在腰下骶髂大骨之中间，即两阴之内部，此间前有横骨，后有尾骶骨，左右有骶髂大骨，四周皆骨，其形几如井栏，所以《素问》谓之骨中央。启玄谓之横骨围，今西学家亦名之为骨盆），其正经隧之直行者，向后而循脊直上，则循前阴而合篡间。以绕过篡后（王启玄注：所谓间者，谓在前阴后阴之两间也。寿颐按：篡字此义，字书所无，盖读为篡组之篡，篡组有集合之义，故两阴之间，名之为篡，今《甲乙经·奇经八脉篇》，正作篡间篡后），乃贯脊而上，径达顶巅，又环过前卤，而循鼻柱下行，以至上唇正中之水沟穴，又行于唇内上齿龈缝中之龈交穴而终。骨空论之所谓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又谓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又谓少腹直上，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盖皆督脉之支络也。

《素问·气府论》：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项中央二，发际后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至鸠尾及旁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

【注】此则督脉循行之正经隧。二十八穴，皆督脉气之所发。项中央二者，启玄谓是风府、瘖门二穴。发际后中八者，启玄谓是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脑户八穴。面中三者，启玄谓是素髻、水沟、龈交三穴。大椎以下至鸠尾及旁十五穴者，启玄谓是大椎、陶道、身柱、神道、灵台、至阳、筋缩、中枢、脊中、悬枢、命门、阳关、腰俞、长强、会阳十五俞也。寿颐按：启玄所指诸穴，与经文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之数符合，惟会阳在鸠尾两旁，左右有穴，则经文二十八穴，当作二十九，八乃九字之讹，不得以经文总称二十八，而不数会阳之有两也。寿颐又按：唐后明堂孔穴各图，督脉中皆有兑端一穴，而无会阳。其会阳两穴，则系之于膀胱足太阳经之俞穴中。考《甲乙经》、《外台》，皆曰兑端在唇上端，手阳明脉气所发，会阳在阴尾骨两旁，督脉气所发，并不言兑端为手阳明督脉之会，会阳为足太阳督脉之会，则兑端当专属于手阳明经，会阳当专属于督脉，皆无疑义。而自宋以后，乃移兑端以入督脉，移会阳以入足太阳经者，盖以兑端在上唇尖端正中，为单独之穴，会阳在鸠

尾两旁，为左右偶穴之故。究之唐前各书，皆不如是。气府论经文，言督脉二十八穴，明谓鸠尾及旁，则会阳在二十八之中，更无疑义。且王注历举督脉二十八穴之名，独无兑端，亦有会阳，可证唐人皆无异言，则宋以后之明堂孔穴诸书，未免师心自用，必不可从。顾集是编，于手阳明经穴，补入兑端，以存唐前之旧，而于督脉诸穴，并录会阳，则即本于气府论之鸠尾及旁一句，且又《甲乙》、《外台》、启玄之所同，非臆说也。

《甲乙经·二卷·络脉支别篇》：督脉之别，名曰长强，侠脊，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灵枢·经脉篇》同）。

【注】此言督脉之别络，则由长强之穴，分为左右两支，侠脊以上。所谓散头上者，与骨空论交颠上，络脑相合。所谓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亦与骨空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相合，盖其分支，即由长强而侠脊上行，与足太阳经会合，故长强之穴，为督脉之别络也。

《难经·二十八难》：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

【注】此亦言督脉之别络，并于脊里，盖以左右分支，相并上行，即骨空论之所谓侠脊，非贯脊正中之经脉，入属于脑，亦即骨空论篇之所谓交巅络脑。滑伯仁《难经本义》谓督脉起下极之俞，由会阴历长强，循脊中行，至大椎穴，与手足三阳之脉交会上，寿颐按：三阳当作“六阳”。六阳之脉，无一不交于大椎，名曰会上者，犹言诸阳经之大会也。至瘖门与阳维会，至百合与太阳交会，下至鼻柱人中。与阳明交会云云，则以督脉之正经隧言之，与二十八难之经文本旨，不甚符合。

督脉俞穴分寸歌

督脉所发二十九，会阳之穴独有偶。水原本本尾间旁，移入太阳殊失旧。中央正脉始长强，骶骨尖端记直行（音杭）。廿一椎下腰俞出，再离五节阳关量（平声）。命门记取十有四，十三之节悬枢次。脊中十一十中椎，第九脊椎筋缩是。七下至阳六灵台，第五节椎神道开。三椎身柱一陶道，大椎节下六阳来。瘖门项后发际准，宛宛中央系舌本。上寻风府会阳维，入发距离又一寸。玉枕骨间脑之产，强间后顶各寸五。顶巅百会旋毛中，唯前之顶又同数。囟门有会陷容豆，发上寸许上星靛。额中发际到神庭，鼻部素髂准头候。鼻下人中即水沟，手阳明会上唇头。龈交乃在上龈缝，督任相交此处求。

督脉俞穴分寸考

会阳 一名利机。在阴尾骨两旁，督脉气所发（今本《甲乙经》尾作“毛”，讹。寿颐按：督脉之俞，其名则二十有八，惟会阳在鸠尾骨尖两旁，乃是偶穴，则有二十九穴。《甲乙》、《外台》皆以此穴厕于足太阳经上次中下四髂之后，盖《甲乙经》之侧，本以穴俞之上下相直者，并列一处，取其易于推测，初不以经络为次，而后之以经脉分条者，仍列会阳于足太阳经中，终属误会。兹据《素问·气府论》及《甲乙》、《外台》仍以会阳归之督脉，所以存古人之旧）。

长强 一名气之阴郄。督脉别络，在脊骶端，少阴所结。

腰俞 一名背解，一名髓空（空，《外台》作孔，古今字），一名腰户（《外台》又曰一名腰

柱)。在第二十一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

阳关 《甲乙》、《外台》无此穴,启玄注气府论有之,云在第十六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盖本于《中诰图经》,兹据以补。

命门 一名属果。在第十四椎节下间,督脉气^{〔1〕}所发,俛而取之。

悬枢 在第十三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脊中 在第十一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中枢 《甲乙》、《外台》无此穴,启玄注气府论有之,云在第十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筋缩 在第九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2〕}。

至阳 在第七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灵台 《甲乙》、《外台》无此穴,启玄注气府论有之,云在第六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神道 在第五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身柱 在第三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俛而取之。

陶道 在大椎节下间,督脉足太阳之会,俛而取之。

大椎 在第一柱上陷者中,三阳督脉之会。寿颐按:《甲乙》无“上”字,盖夺佚,《外台》有之,启玄注气府论亦有“上”字,此不可省。三阳当作“六阳”。

瘖门 一名舌横(《外台》作“横舌”),一名舌厌。在后发际宛宛中(后《外台》作“项”),入系舌本,督脉阳维之会,仰头取之。

风府 一名舌本。在项上入发际一寸,大筋肉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督脉阳维之会(李濒湖《奇经考》谓督脉足太阳阳维之会)。

脑户 一名囟风,一名合颅(《甲乙》合颅作“会额”,疑传写之讹,兹从《外台》)。在枕骨上强间后一寸五分,督脉足太阳之会。

强间 一名大羽。在后顶后一寸五分,督脉气所发。

后顶 一名交冲。在百会后一寸五分,枕骨上,督脉气所发。

百会 一名三阳五会。在前顶后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中,陷可容豆(豆,《甲乙》、《外台》皆作“指”,兹从《明堂图》,以形为近,盖虽有微陷,然不能如一指大也),督脉足太阳之会。

前顶 在囟会后一寸五分,骨间陷者中,督脉气所发。

囟会 在上星后一寸,骨间陷者中,督脉气所发(《圣济》曰容豆陷中,李濒湖《奇经考》云即囟门)。

上星 在颅上直鼻中央,入发际一寸陷者中,可容豆,督脉气所发(寿颐按:此在囟门之下,颅骨平正而无陷,不能容豆,其有陷而似有豆大者,即囟门也。然《甲乙》及《外台》皆谓此穴容豆,而于囟会则无之,此必传写之误,当从《圣济》)。

神庭 在发际直鼻,督脉足太阳阳明之会。

素髻 一名面王,在鼻柱上端,督脉气所发。寿颐按:《明堂图》云在准头是也。

〔1〕 气 原作“器”,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2〕 筋缩……俛而取之 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补。

水沟 在鼻柱下人中，督脉手阳明之会，直唇取之。

龈交 在唇内齿上龈缝中。启玄《气府论》注云督脉任脉二经之会。濒湖《奇脉考》云督任足阳明之会。

任脉循行经文

《素问·骨空论》：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发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

【注】此任脉循行之正经隧也。中极本经穴名，任脉发源，犹在其下，即两阴间之会阴穴，是为此身根抵之宅，以上毛际，循腹直上，至下唇之承浆，而本经俞穴毕矣。《难经·二十八难》及《甲乙经》皆无“上颐循面入目”六字。或谓任脉上至承浆而终，似不上颐入目，疑骨空论六字为羡文。然承泣之穴，《甲乙》、《外台》皆言阳跷任脉足阳明之会，则任脉之上颐循面入目，确有明文，是任脉支别也。

《素·气府论》：任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胃六寸半，腹脉法也。下阴别一，目下各一，唇下一，龈交一。

【注】此任脉所过俞穴之总数，二十二穴。王启玄谓今少一穴。喉中央二者，启玄谓廉泉、天突二穴也。膺中骨陷中各一者，启玄谓璇玑、华盖、紫宫、玉堂、膻中、中庭六穴也。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者，启玄谓鸠尾、巨阙、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脐中、阴交、脐中、丹田、关元、中极、曲骨十四俞也。下阴别一者，启玄谓会阴一穴也。目下各一者，启玄谓承泣二穴也。下唇一者，启玄谓承浆穴也。龈交一者，启玄谓龈交穴也。寿颐按：据启玄所列诸穴，只有二十又七，以合经文二十八穴之数，确少一穴，惟杨氏《太素》注引《明堂》，则目下巨髎、承泣左右四穴，俱为任脉所会，则任脉气所发者，又有二十九穴矣。今绘经穴图者，任脉止有二十四穴，则以龈交一穴，已入督脉之故。惟龈交为督任交会之穴，气府论具有明文，差足征也。

《甲乙经·二卷·奇经八脉》：冲脉任脉者，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

【注】此言任脉冲脉发源之处，同在胞中也，今本《灵枢·五音五味篇》与此同，唯脊里作“背里”，循腹上行，作“循腹右上行”，多一“右”字为异。寿颐按：循腹上行，会于咽喉之句，是任脉之正经隧，中行一线直上，何得羡一“右”字。《甲乙》无之，是也。《太素·十卷·任脉篇》亦同《甲乙》。今本《灵枢》，讹误最多，乃至于此。杨注《太素》云，皇甫谧录《素问》经，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吕广所注八十一难本，言任脉与皇甫谧所录文同。又吕广注八十一难本，任脉起于胞门子户，侠脐上行，至胸中。《九卷》又云，会厌之脉，上于任脉，但中极之下，即是胞中，亦是胞门子户，是则任脉起处同也。八十一难一至胸中，一至咽喉，此经所言别络唇口。又云会厌之脉，上于任脉，是循胸至咽，言其行处，未为终处，至脉络唇口，满四尺五寸，方为极也。又《明堂》言目下巨髎、承泣四穴，有阳跷任脉之会，知任脉亦有分歧上行者也。旧来为图，任脉唯为一道，冲脉分腋两箱，此亦不可依也。任冲二脉，从胞中起，分为二道，一道后行，内着脊里而上，一道前行，浮外循腹上络唇口也。寿颐按：自皇甫谧录《素问》经至此，皆《太素·任脉篇》杨氏注文。唯今本《难经》，无任脉起于胞门子户侠脐上行至胸中之句，岂二十八难之旧文，吕注本之所有，而今

本佚之耶？杨又引《九卷》会厌之脉，上于任脉，则出于《针经》九卷之中，乃皇甫氏《甲乙经》所未录者，而伪撰《灵枢》者，亦未之采，则以《甲乙经》之所无，而不知搜求及此，盖可见《针经》九卷，唐初犹存，乃杨上善所及见，是以隋书成于贞观之朝，《经籍志》亦载《黄帝针经》九卷，是即六朝旧物。至后晋，刘氏之旧唐书《经籍志》，则称《黄帝针经》十卷，与欧阳氏新唐书《艺文志》同，非复古时相承《九卷》之本矣。兹据杨氏所引《九卷》之语，不见于今本《灵枢》之中，更可知伪撰《灵枢》之人，必在唐之中叶，故并不知有九卷之《针经》，乃仅依《甲乙经》为蓝本，所以今本《灵枢》，无一节不在《甲乙经》中，其偶有二三行不见《甲乙》者，则节首节末，聊以点缀而已，皆与医理病理毫无关系，而陋者犹谓此即《九卷》之古书，不亦慎耶？

《甲乙·二卷·经脉篇》：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灵枢》同）。

【注】《甲乙》、《外台》皆曰鸠尾，一名尾翳，任脉以此为别络，而下行以散于腹。盖任之别络，由尾翳分支而下行于腹，此非以中行一线而言可知。惟《太素·九卷·十五络脉篇》作“任冲之别”，添出“冲”字，十五络中未有此例，疑《太素》之误。

任脉俞穴分寸歌

任脉穴俞亦廿九，发源于下向前走。会阴脉出两阴间，后阴之前前阴后。横骨中央有曲骨，脐下五寸脉堪察。上寻一寸中极来，复寸许兮关元达（复去声）。石门之穴即丹田，脐下二寸是真途。气海阴交各半寸，脐中神阙共联翩。脐上一寸水所分，下脘建里次第掄。中上两脘各一寸，上探蔽骨三寸存（蔽骨，即鸠尾骨，正在心上，古曰鬲骺，今吾吴俗称人字骨，与古人之名鸠尾，皆象形之义。惟任脉鸠尾之穴，一名鬲骺，则在此骨之下五分），巨阙仍在上脘上，一寸五分取不爽。更一寸兮即膻中，鸠尾象形差堪想。上过臆骨到中庭（臆骨即蔽骨），鸠尾穴上一寸承。又寸六分膻中继，两乳中央一线平。复寸六兮上玉堂（复去声），紫宫华盖亦相当。璇玑天突各一寸，突与缺盆共颞颥（天突在缺盆中央）。酌彼廉泉津液引（廉泉在舌本中央，即咽关津液所生之处），结喉之上系舌本。下唇陷处是承浆，任脉经俞到此尽。复到龈交任督会，上颐入目阳明配。巨髃承泣两相通，支别分行是其委（行音杭，目下左右各二穴，是任脉之分为两行者。委者来源去委也）。

【注】任脉正经俞穴，本止二十有四，而气府论乃曰二十有八，明言目下各一龈交一，则并交会之穴计之，固不仅始于会阴，终于承浆矣。惟杨注《太素》引《明堂》，既谓巨髃承泣皆是足阳明任脉之会，且骨空论又有循面入目之明文，则目下之穴，不当止数承泣而不及巨髃，兹故并列巨髃于任脉穴中，是为二十九穴。然则王启玄所谓经文二十八穴，今少一穴者，不意迟至今日，又隔千百六十年，而反较经文多一穴矣（王注《素问》序文言宝应元年，是肃宗即位之第七年，岁在壬寅，至今凡历十九周甲又二十二年）。

任脉俞穴分寸考

会阴 一名屏翳。在大便前小便后，两阴间，任脉别络，督脉冲脉之会。

曲骨 在横骨上，中极下一寸，毛际陷者中，动脉应手，任脉足厥阴之会。

中极 膀胱募也，一名气原，一名玉泉。在脐下四寸，足三阴任脉之会。

关元 小肠募也，一名次门。在脐下三寸，是三阴任脉之会。

石门 三焦募也。一名利机，一名精露，一名丹田，一名命门。在脐下二寸，任脉气所发。

气海 一名腓腧(仄声)，一名下盲。在脐下一寸五分，任脉气所发。《灵枢》：盲之原，名曰腓腧。《素问·腹中论》：盲之原在脐下。王注脐下谓腓腧，在脐下同身寸之二寸半。寿颐按：气府论王注腓腧在脐下一寸半。与《甲乙》、《外台》同，则腹中论注作二寸半误也。

阴交 一名少关，一名横户。在脐下一寸，任脉冲脉少阴之会。寿颐按：今本《甲乙经》作“任脉气冲之会”。李氏《奇经考》亦曰足少阴冲脉任脉之会。知今本《甲乙》误衍“气”字，而脱“脉”字，乃以“气冲”二字连文，其义遂不可晓矣。

脐中 《外台》曰神阙穴也，一名气舍。

水分 在下脘下一寸，脐上一寸，任脉气所发。

下脘 在建里下一寸，足太阴任脉之会。

建里 在中脘下一寸。

中脘 一名太仓，胃募也。在上脘下一寸，居心蔽骨与脐之中，手太阳少阳足阳明所生，任脉之会。寿颐按：手之三阳，从手上头，其脉不至中脘，何以此穴可与手太阳少阳相及，况谓为某经所生，更无是理，此节必有误字。以《甲乙》、《外台》及王启玄气府论注，皆有是说，姑存之。李濒湖《奇经考》则曰手太阳少阳足阳明任脉之会，犹为近是，然此乃濒湖改作，亦未可尽信。王注气府论则曰鸠尾至曲骨十四穴，并任脉气所发。《甲乙经》此穴下有校语曰：《九卷》云腧至脐八寸，太仓居其中，为脐上四寸。

上脘 在巨阙下一寸五分，去蔽骨三寸，足阳明手太阳任脉之会。

巨阙 心募也，在鸠尾下一寸，任脉气所发。

鸠尾 一名尾翳，一名腧肝。在臆前蔽骨下五分，任脉之别。寿颐按：鸠尾腧肝，皆臆前蔽骨之名，即今吾吴之所称人字骨者。然穴名之鸠尾，又曰腧肝，则在人字骨下五分，不可以穴名与蔽骨混作一气看。

中庭 在膻中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寿颐按：《甲乙·骨度篇》言缺盆中至腧肝长九寸。缺盆中即任脉之天突穴，自天突至中庭，为八寸四分，则中庭之穴，在蔽骨上五分，即在鸠尾穴上一寸。

膻中 一名元儿。在玉堂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寿颐按：诸本多作膻中，𩇛，膻古今字。《外台》云直两乳间。

玉堂 一名玉英。在紫宫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

紫宫 在华盖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

华盖 在璇玑下一寸，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

璇玑 在天突下一寸，中央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头取之。

天突 一名玉户。在颈结喉下四寸，中央宛宛中，阴维任脉之会，低头取之。寿颐按：是穴即在缺盆中央。骨度篇所谓结喉以下，至缺盆中长四寸。又谓缺盆以下至腧肝，长九寸者，皆即以天突一穴为缺盆之中央也。是以启玄注气府论，谓天突在颈结喉下同身寸之四寸，中央宛宛中，今俗本《甲乙》，则曰在颈结喉下二寸，《外台》则曰在颈结喉下五寸，李氏《奇经考》两见，一曰四寸半，一曰四寸，盖皆传写之不齐，兹据骨度篇及王注气府论订正。

廉泉 一名本池，在颌下，结喉上，舌本下，阴维任脉之会。

承浆 一名天池。在颐甫唇之下，足阳明任脉之会，开口取之。

龈交 见督脉。

承泣 巨髃 皆见足阳明。

冲脉循行经文

《素问·气府论》：冲脉气所发者二十穴，侠鸠尾外各寸半至脐寸一，侠脐下旁各五分至横骨寸一，腹脉法也。

【注】气府论所载奇经八脉诸穴，督任之外，并冲而三，不及带脉维络。所谓侠鸠尾外各半寸，及侠脐下旁各五分至横骨者，即足少阴经幽门以下至横骨十一穴，故《甲乙》、《外台》此十一穴，皆曰冲脉足少阴之会，左右各十有一，是为冲脉气所发之二十二穴。所谓寸一者，此十一穴上下相离各一寸，言每寸得一穴也。《医宗金鑑·刺灸心法》载冲脉诸穴，亦止此左右之二十二。

《素问·骨空论》：冲脉者，起于气冲，并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注】冲脉之起，实与任督二脉，同出一源，《甲乙·奇经八脉篇》所谓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者是也。所以《甲乙》、《外台》皆谓会阴一穴，为督任冲脉之会，而于气冲之穴，则不言冲脉之会，是气冲之无系于冲脉，古有明文。乃骨空论独谓冲脉起于气冲者，则以气冲之穴，本与足少阴之横骨穴甚近，且以冲之一字，而连类及之耳。盖脉管周流，固多交互，况以气冲横骨，俞穴婉联，则彼此贯通，理亦可信，所以二十八难，亦谓冲脉起于气冲，并阳明之位，侠脐上行，只是阳明少阴，皆侠任上行，部位伊迒^{〔1〕}之故，原不必刻舟求剑，必谓《难经》之不是。寿颐于拙编《难经笺正》，已详言之。但气冲之穴，亦不当列入冲脉条中，以诬古人，而开师心自用之恶例。李氏濒湖《奇经考》，竟因骨空论及二十八难有此一语，遂以气冲二穴，并合横骨大赫等之二十二穴，而曰凡二十四穴，未免自吾作古^{〔2〕}，不可为训。

《素问·举痛论》：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固之，故喘动应手矣。

【注】此又谓冲脉起于关元。然关元为任脉穴，考《甲乙》、《外台》，只言任脉足三阴之会，皆不及冲脉，则冲脉亦不会此，而经文又为此说者，仍以任脉冲脉，及足少阴三者，皆自下而上，部位既近，脉气自通，亦犹骨空论谓起于气冲之意耳。若以经穴言之，则冲脉条中，亦必不可并及关元，寒邪客之，而脉气不通，郁遏结塞，故脉不流利，应手搏击，此喘字若据本字作解，则当以脉势之促急弹击而言，非气喘之喘，《内经》言脉喘甚多，皆当作如是观，不可与喘嗽气喘之喘，混同一例。且《素问》更有作揣字者，寿颐窃疑当即搏字之讹，盖行草书法，尊字偏旁，最与揣字近似，其非喘促喘嗽之义，尤其章之明矣。

《甲乙经·奇经八脉篇》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曰：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颜颡，渗诸阳，灌诸阴。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冲，循阴股内廉，斜入腠中，伏行髀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至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

〔1〕 伊迒(er 尔) 伊，作助词，用于句中。《诗·小雅·都人士》：“匪伊垂之，带则有余。”迒：近。《诗·郑风·东门之墠》：“其室则迒，其人甚远。”谓接近、靠近。

〔2〕 自吾作古 亦作“自我作故”。谓不拘泥于前例，由我创始。故，典故，成例。刘知幾《史通·申左》：“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

者，伏行出属跗下，循跗入大指间，渗诸络而温肌肉。

【注】此又言冲脉与足少阴之相通也。骨空论虽言冲脉上至胸中而散，盖止以其大略言之，而其气既与少阴并行，则少阴之上者，固循咽喉咙而侠舌本，正与《甲乙》此条上出于颞颥相合。而其下行者，则又循阴股内廉，斜入腠中，盖亦与少阴之经并行。所谓至内踝之后属而别者，未始不与少阴之太溪、大钟、水泉诸穴相合。其下者至少阴之经以渗三阴，盖即以三阴交穴而言，少阴既交会于此，则冲脉亦当至此。其前者又出跗下以入大指，则亦少阴之支别，故经脉篇无此入大指间之一支，今本《灵枢·顺逆肥瘦篇》同此，惟诸阴作“诸精”，以上句诸阳例之，则《甲乙》为长。又髀骨《灵》作“髀骨”，以上句腠中例之，则此句已在腠中之下，当以《灵枢》为是。又属跗，《灵》作“跗属”，以骨度篇跗属例之，亦以《灵枢》为是。盖跗属即足跗之通称，此盖今本《甲乙》传写之讹，惜近之《甲乙》，只见坊本，别无善刻一校之耳。

又：冲脉任脉者，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

又：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篇：冲脉者，十二经脉之海也。与少阴之络起于肾下，出于气冲，循阴股内廉，斜入腠中，循髀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足下；其别者，斜入踝内，出属跗上，入大指之间，以注诸络，以温足跗。

【注】此即奇经八脉节之意，且字句亦复大同小异，皆言冲脉之并于少阴者也。今《灵枢·动输篇》与此同，惟十二经脉，《灵》无“脉”字；少阴之络，《灵》作“少阴之大络”，髀骨，《灵》作“胫骨”，益可知《甲乙》前条髀字之误；足下之上，《灵》有“入”字；踝内，《灵》无“内”字；足跗，《灵》作“足胫”，虽异文不少，然大旨皆无甚区别。又《素问·阴阳离合论》王注引《灵枢》冲脉者，与足少阴之络，皆起于肾下，上行者过于胞中。今《灵》无上行者一句，盖即此篇中之佚文，知今本《灵枢》，更非王启玄所见之旧矣。

冲脉俞穴歌

太冲脉起至阴中，源出会阴督任同。假道少阴并髀走，媿连横骨大赫通。气穴四满复中注，更会少阴任之膻（复，去声。膻，读去声，音戍）。脐下一寸是阴交，又向旁趋育俞遇。商曲石关仍少阴，阴郤^{〔1〕}通谷幽门寻。左右廿二中行两（行音杭），二十四穴此同岑。

冲脉俞穴考

冲脉气所发者，据《素问·气府论》只有二十二穴，即足少阴之横骨、大赫、气穴、四满、中注、育俞、商曲、石关、阴郤^{〔2〕}、通谷、幽门是也。惟《甲乙》、《外台》皆言会阴为督任冲脉之会。又阴交一穴，亦曰任脉冲脉少阴之会。是为魏晋以上相承之旧，兹据以补此会阴、阴交两穴，则冲脉之穴，共为二十有四，偶者二十二，而奇者二，虽与李氏《奇经考》之冲脉二

〔1〕 郤 原作“都”，据兰溪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2〕 郤 原作“都”，据兰谿中医学校讲义本改。

十四穴同数，而瀕湖所录之气冲二穴不与焉。

带脉循行经文

《甲乙经·二卷·十二经络脉支别篇下》：足少阴之正，至膈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椎，出属带脉。

【注】此足少阴肾之别络，自足上行至膈，而分支别以与足太阳经合而上行于背，至两肾部位，则出而属于带脉，以带脉迴身一周，正在脊骨两旁，肾之部位。盖带脉之穴，虽在肋下，而其约束周身，脉行于背者，当在此间。王启玄注《素问·气府论》，谓带脉之穴，乃足少阴与带脉之会，此说虽非《甲乙》、《外台》所固有，盖本于《中诰图经》诸书，亦是古说，此可证带脉与足太阳相通，亦即与足少阴通也。寿颐按：《甲乙经》此节所谓十二经之正者，皆是络脉支别，非其经脉正隧，是以《甲乙》此条之下，有双行校语，引《九墟》云，或以诸阴之别者，皆为正也。此句即为正字说解。盖唐以前人之旧校，所谓《九墟》者，即古之《针经》九卷，亦曰《九灵》者是也，非唐以后之所谓《灵枢》。乃今本《灵枢·经别篇》，则此条之下，亦有“成以诸阴之别皆为正也”十字，乃作为正文，可知其即从《甲乙》得来，但以校语作正文，其义已不可通，且又以或字误作“成”字，更不可解矣。寿颐又按：西学家言，肾之部位，在脊骨第十二节，至腰骨第三节间，大小肠夹膜之后，确在十四椎间，以合吾国旧说，乃在脊骨第十六椎至第十九椎之间，非十四椎也。且带脉之穴，在季肋下一寸八分，此处已在肋骨尽处之下，正与西说肾在腰骨一二三节间者相合（西说之所谓腰骨，乃脊骨最下之五节，旁无肋骨者，以旧说言之，则为第十七椎以至第二十一椎）。《甲乙》乃谓肾当十四椎，非是。盖十四椎下，乃肾俞穴，内肾尚在其下，此不可不参证新学，以纠古书之讹者。勿谓肾俞之穴，两肾即在其内，亦如肺心肝胆脾胃三焦二肠膀胱诸穴，皆系于足太阳经，非诸脏诸腑，皆即在此诸俞之间也。

《难经·二十八难》：带脉者，起于季肋迴身一周。

【注】经言带脉循行之道，只此《难经》一见，而语极简略。所谓季肋者，即带脉之穴，在季肋下一寸八分者也。考《甲乙经》、《外台》言带脉所会之穴，只有足少阳经之维道一穴，而上启玄《素问·气府论》注则又有足少阳经之带脉、五枢二穴，皆曰足少阴带脉二经之会，盖本于《中诰明堂》诸书。故《医宗金鑑》言带脉之穴，只此三者。李瀕湖《奇经考》，则于带脉诸穴，尚多一章门，然考《甲乙》、《外台》，章门之穴，皆不言带脉所会，则李氏之说为无本。近人唐容川氏，又以《难经》迴身一周之说，止取带脉一穴，而不取五枢、维道，则又非《甲乙》、《外台》之旧义，亦不可从。

带脉俞穴歌

带脉之俞只有三，肋下一寸八分拈。复令五枢又维道，少阳经穴此中探。

带脉俞穴考

带脉交会之穴，只有带脉、五枢、维道三者，皆属足少阳经，分寸考已见前。其带脉之穴，在身之侧，腰中季肋骨下一寸八分，即足厥阴经章门穴下之一寸八分，此处正当空软，

内即两肾部位，推之背后脊骨，当在第十七十八椎间。《甲乙经》所谓足少阴之正，别走太阳，上至肾，出属带脉者，即此，然，非脊骨之十四椎也。

阳跷阴跷脉循行经文

《甲乙经·二卷·奇经八脉篇》：帝曰：跷脉安起安止？何气荣之？答曰：跷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循人迎之前，上入眦，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而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

【注】此《甲乙·奇经八脉篇》原文，专论奇经，分别部居，极有条理。《太素》亦别为阴阳跷脉一篇，而今本《灵枢》，乃以并入脉度篇中，淆乱古书界限，最为无识。何气荣之？《太素》荣作“营此”，而俗本《灵枢》，乃作“何气营水”，则传写之讹。上循人迎，《太素》、《灵枢》循皆作“出”。上入眦，《太素》、《灵枢》皆无“上”字，眦字，《太素》同，《灵枢》作“颞”。寿颐按：眦乃鼻室之谓，《说文》曰病寒鼻室也。《释名》曰鼻塞曰眦。眦久也，涕久不通，遂至室塞也。与面颞之颞，义不相通，当以《灵枢》为是。但古多音近假借之例，眦，颞皆从九得声，则亦不可竟谓《甲乙》、《太素》之讹。绎《甲乙》此节之义，首言跷脉为足少阴之别脉，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上，似专以阴跷立论，而不及阳跷，实则阳跷之起，亦在跟中。《甲乙》所谓跷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三句，乃阴阳两跷之所同，盖两跷同源，出于足少阴经，然骨之后，足跟之中，乃分为阴阳二脉，其阳跷则循外踝而上，阴跷则循内踝而上，故二十八难明言阳跷阴跷，皆起于跟中，《甲乙》此节，首言跷脉，而不分别阴阳者，正以两跷出处，同此一脉，乃合阴阳二者，皆在其中，可知古人立言之旨。杨上善《太素》注曰：亲一作“蹠”，皆疾健儿，人行健疾，此脉所能，故因以为名。跷，高也。此脉从足而出，以上于头，故曰跷脉。《九卷经》云，跷脉从足至目，各长七尺五寸，则知阴阳二跷，俱起于跟，皆至目内眦，别少阴于然骨之后，行于跟中，至于照海上行，至目内眦者，名为阴跷，起于跟中，至于申脉上行，至目内眦者，名为阳跷。故八十一难曰，阴阳二跷，皆起跟中上行，阴跷至咽，交灌冲脉，阳跷入于风池（灌当作“贯”，此疑《太素》本传写之讹）。然骨之后，即跟中，是足少阴别脉。然骨，跟中之下少前大起骨也。入阴者，阴跷脉入阴器也。此是阴跷入缺盆上行，阳跷则从风池脑空，至口边会地仓承泣，与阴跷于目兑眦相交，已别行入眦，至目内眦，阴跷与太阳阳跷三脉，合而上行睛明之上也（以上皆杨注《太素》原文）。寿颐按：杨谓阳跷与阴跷，于目兑眦相交，说见《甲乙经·十二卷·目病篇》（原文见后），而《灵枢》之寒热病篇同，《太素·十卷·阴阳跷脉篇》亦有之。考目兑眦为足少阳经瞳子髎穴，《甲乙》、《外台》皆不言阴阳两跷之会，惟目内眦之足太阳经睛明穴，则王注《素问·气府论》谓是手足太阳足阳明阴跷阳跷五脉之会，此则启玄必有所受之。寿颐窃疑《甲乙经·目病篇》之所谓交于目兑眦者，兑眦盖即内眦之讹，更证以《素问·缪刺篇》邪客于足阳跷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及《甲乙·十二卷·目病》本篇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跷。两节皆言内眦，不及外眦，且皆与《甲乙·奇经八脉篇》属目内眦相合，而所谓目兑眦者，止一见，恐系传写之讹。

《难经·二十八难》：阳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阴跷脉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

【注】此言阴阳二跷循行之道路，俱起于跟中，即上条所谓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也。两跷同源，尤其一证。但自两踝以上，曲折如何，则古籍无存，已不可详，今惟据《甲乙经》所

载睛穴，有跷脉之会者，得以识其准略耳。

《素问·缪刺论》：邪客于足阳跷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病^①，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顷而已。

【注】杨注《太素》二跷俱至目内眦，故邪客则目痛从内眦起。外踝下半寸。王启玄注谓之申脉穴阳跷之所生。所字通许，古人多互用之。

《甲乙经·十二卷·目病篇》：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兑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灵枢·寒热病篇》、《太素·阴阳跷脉篇》皆同）。

【注】此言目所以开合之原理，乃阴阳翕张，自然而然。阳盛阴盛，犹言阳气充足，阴气充足耳。非太过之为病，《甲乙经》此文，在目病条中，已觉不甚妥惬，今本《灵枢》，乃以列入《寒热病篇》之中，文不对题，更是可笑；所谓瞋目瞑目者，犹言目开目闭，于寒热病何与，岂不病寒热者，其目不当开合耶？盖浅者误以瞋目作怒目解，乃认为热盛之病，故编次于寒热病篇，可见《灵枢》编辑之人，识见最是浅陋，《太素》录之于阴阳两跷篇中，则此乃生理学之自然，最为允当。交于目兑眦，兑字疑“内”字之误，说已见上。杨氏《太素》此节之注曰二跷交于目内眦，阳跷之气，从外入内；阴跷之气，从内出外。阳跷脉盛，目瞋不合；阴跷脉盛，目瞑不开云云，则亦不从目兑眦诠释也。今本《甲乙》，两气盛皆作“气绝”，尤其可怪。瞋作“瞑”，瞑作“眠”，盖皆传写之误，兹从《太素》、《灵枢》。

《甲乙经·目病篇》：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跷（《灵枢·寒热病》同）。

【注】此又取阴跷之穴，以治目赤病，正以两跷之脉，皆至目内眦之故耳。所谓阴跷者，则阴跷脉所生之照海穴。

《甲乙经·十二卷·目不得眠不得视篇》：帝曰：夫邪气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得眠者，何也？曰：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其入于阴也，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今邪气客于五脏，则卫气独行其外。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眠。曰：目闭不得视者，何也？曰：卫气行于阴，不得入于阳；行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跷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焉。

【考异】《灵枢·邪客篇》及大惑论，皆有此，文则大同小异，义皆无别，惟眠字作“瞑”。寿颐按：瞑、眠古今字，今本《甲乙》有校语云：《九卷》行于阴作“留于阴”，入于阳作“行于阳”。寿颐按：作“留”字“行”字者长。然今本《灵枢》不得入于阳二句，一作“行”，一又作“入”，则传写之误也。

【注】此则上条瞋目瞑目之意。卫气当作阳气解，不可拘执卫外之气一说。惟其阳气常行于阳分，则阳独盛而阴不胜其阳，故常寤而不能寐；惟其阳气常留于阴分，则阴独盛而阳不胜其阴，故常寐而不能寤。所谓阳跷满阴跷满者，正以二跷脉同至于目内眦，故阳盛阴盛，胥可于目之寤寐占之。惟此节之所谓阳盛阴盛，与前节瞋目瞑目之义，亦微有不同。前节以正气言，瞋目瞑目，犹言寤寐，则无病人所以自然寤寐之理也；此节以邪气言，不眠多眠，皆其病状，则以邪气客之，而所以不眠或多眠之病情也。又《甲乙经·一卷·营卫三焦篇》言老人不夜瞑，少壮不夜寤，谓壮者之气血盛，气道利，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减，气道涩，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而夜不得瞑（《灵枢·营卫

① 一病(xuī 委) 针灸施术后穴位上的瘢痕。亦作针刺术语。《素问·缪刺论》：“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病。”

生会》及四十六难皆大同小异)。则以卫气内伐,而夜不得瞑,盖言卫是阳气,而内扰阴分,则阴不能藏,所以不得酣睡,于理为长。则此节所谓卫气行阴,阴盛阳虚而目闭,颇觉说不过去。盖卫气即阳气,阳气既入阴中,何得谓之阳虚阴盛?不如说邪在阳分则阳盛,邪在阴分则阴盛,方是明白了解。

阳跷脉俞穴歌

阳跷脉出足太阳,踝下申脉仆参详。斜出踝上附阳合,复会居髃足少阳。臑俞手太阳之表,肩髃巨骨阳明绕。地仓又会两阳明,直上巨髃承泣到。斜趋内眦即睛明,两跷同归此处并。(平声读如并州之并)手足太阳齐会合,二十二穴是其程。

阳跷脉俞穴考

申脉 足太阳经穴,阳跷所出。

仆参 足太阳阳跷所会。

附阳 足太阳经穴,足阳跷之郄。

居髃 阳跷足少阳之会。

臑俞 手太阳阳维跷脉之会。

肩髃、巨骨 皆手阳明跷脉之会。

地仓 跷脉手足阳明之会。

巨髃、承泣 皆跷脉足阳明之会。

睛明 足太阳经穴。《甲乙》及《外台》虽不言跷脉之会,然王启玄气府论注谓睛明手足太阳足阳明阴跷阳跷五脉之会,合之《甲乙经》谓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而上行,知启玄之言,必有所本,盖出于《中诰图经》者也。是阳跷所会之穴,凡左右二十有二,《医宗金鑑·刺灸心法》亦如此,李濒湖《奇经考》不及居髃,盖误,李又并数风池,亦为左右二十二穴。寿颐按:二十八难虽言阳跷脉入风池,然《甲乙》、《外台》皆不言风池与跷脉会,李氏《奇经考》,乃谓阳跷从睛明上行,入发际,下耳后,入风池而终,则即以二十八难而附会为之,非古书所已有,恐不可据,兹不敢盲从李氏,以贻向壁虚构之讥。

阴跷脉俞穴歌

阴跷足少阴之别,踝下照海脉所出。上联交信肱旁边,此去直抵睛明穴。左右各三本经全,濒湖然谷殊失实。

阳维阴维脉循行经文

二十八难:阳维阴维者,维络于身,溢畜不能环流诸经者也。故阳维起于诸阳会也,阴维起于诸阴交也。

【注】二维之脉,经文只此一见,而言之又极简略,残缺之余,别无可考,且“溢畜不能环

流诸经者也”一句，义不可通，其有错简讹误明甚。滑氏《本义》谓当在十二经不能拘之之下。然“溢畜”二字，既不联属，又不能与上下文贯串，滑说亦不足信。徐洄溪已谓维络于身之下，必有缺文，后人误以此二句移入此处，难通。

《太素·十卷·阴阳维脉篇》：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拂然，脉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腠下间，上地一尺所，飞扬之脉，在内踝上二寸，太阴之前，与阴维会。

【注】《太素》阴阳维脉，虽别为一篇，然所录止此五十字，知古之《素问》、《九墟》书中，言二维者，止此残编零简。此节今本《素问·刺腰痛篇》脉肿，《素问》无“脉”字，似《太素》衍一“脉”字，上地，《素问》作“去地”，则义可两通，而以“去”字为明显易解。二寸，《素问》作“五寸”，则误；宋校正引《甲乙》谓当作“二寸”。太阴，《素问》作少阴。王启玄注谓踝上是复溜穴，杨注《太素》谓即筑宾穴。寿颐按：复溜之穴，《甲乙经》不言阴维之会，启玄说非是。筑宾则《甲乙》明言阴维之郄，但筑宾即是少阴经穴，则王本《素问》作少阴之前，为不可通。考三阴经之行于足胫者，厥阴在前，太阴居中，少阴在后，则《太素》本太阴之前，“前”字亦误，当作太阴之后，盖皆传写之讹。杨注《太素》曰八十一难云，阳维起于诸阳之会，则诸阳脉会也；阴维起于诸阴之交，则三阴交也。阳维维于阳，纲维诸阳之脉也；阴维维阴，纲维诸阴之脉也。阴阳不能相维，则伛然失志。（寿颐按：伛，今本二十九难作“帐”。考《说文》：伛，狂也。又狂行不知所如也。《礼》：仲尼燕居，瞽者无相，伛伛乎其何之。则所以形容其失志之状者，正当作“伛”，今《难经》从心，则传写之误。）不能自持。（今《难经》作“溶溶不能自收持”，亦不如杨氏所引之简净）。阳不维于阳，阴不维于阴也，阳维阴维，绮络于身。寿颐按：绮当作“维”，此《太素》传写之讹。溢畜不能还流，溉灌诸经，血脉隆盛，溢入八脉而不还也还，今二十八难作“环”。寿颐按：杨氏此注，亦不妥。总之溢畜一句，义不可通，必欲勉强顺文敷衍，终有啜嚅不清之蔽。腠下间，上地一尺所，即阳交穴，阳维郄也；阴维会，即筑宾穴，阴维郄也（以上皆杨注《太素》原文）。寿颐按：王注《素问》谓去地一尺所是承光穴，宋校谓当作承山，然杨氏则以阳交穴当之。考阳交在外踝上七寸，正去地一尺许，《甲乙》明言阳维之郄，杨说是也。若承山穴，则与阳维无涉矣。

阳维脉俞穴歌

阳维之脉太阳循，外踝骨下问金门。上联郄穴阳交至，去地尺许弗含浑（平声）。此上推寻到肩外，臑俞手太跻同会。肩端向后骨下求，两胛上廉陷中在。复会手少到肩井，缺盆中间天髎并。直上头维发际寻，胃足阳明额旁省。交足少阳有本神，两眉之上阳白分。临泣目窗正营接，承灵脑空次第陈。绕到项后风池过，风府会督又瘖门。一十六穴闻之古，或有参差便失真。

阳维脉俞穴考

金门 足太阳经穴，阳维所别属也。

阳交 亦足少阳经穴，阳维之郄。

臑俞 手太阳经穴，阳维跻脉之会。

肩井、天髎 皆手少阳经穴，阳维之会。

头维 足阳明经穴，足少阳阳维之会。

本神、阳白 皆足少阳经穴，阳维之会。

临泣 足少阳经穴，足太阳阳维之会。

目窗、正营、承灵、脑空、风池 皆足少阳经穴，阳维之会。

风府、瘖门 皆督脉穴，阳维之会。

寿颐按：《甲乙经》言阳维者，有此十六穴。李氏《奇经考》，则不数头维、风府、瘖门，而别有居髻、臂臑、臑会三穴。《金鑑·刺灸心法》，则不数头维、目窗、承灵，皆与《甲乙》不合，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窃谓非伊古相承之旧也。

阴维脉俞穴歌

阴维郄穴记筑宾，足少阴脉有真因。上会太阴府之舍，大横接踵腹哀邻。直上期门肝之募，天突廉泉任同路。七穴相交到此终，古今说者差无误。

阴维脉俞穴考

筑宾 足少阴经穴，阴维之郄。

府舍、大横、腹哀 皆足太阴经穴，阴维之会。

期门 肝募也，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

天突、廉泉 皆任脉穴，阴维之会。